COLUMBIA GLOBAL REPORTS



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DARREN BYLER



写在前面

以下为《营中记事：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2021）的中文译稿，作者为美国人类学家达伦·拜勒（Darren Byler）。我们选择在这里发表这些资料，希望更多的中文读者能够有机会接触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十年的田野调查收集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汉族的个人口述。现在为止，中文读者能接触到的关于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信息，除了大陆官方的说法以外，多数来自与美帝势力共鸣的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中国法轮功等令人怀疑的网站等渠道。虽然这些报道有时候也包含十分靠谱的内容，但它们所用的分析框架和整个语境很容易让读者认为，新疆集中营的问题主要可理解为"中国共产主义暴政"的结果，而它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劝西方政府对中国实施制裁，或让中共下台，进行民主化。这种话语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新疆的集中营，以及整个殖民化过程和人口管理的各种技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应的现象具有如此大的共同点？在《营中记事》和其他研究成果中，拜勒发现，这些可怕的技术和与其伴随的意识形态，从头到尾都是通过中国官方、中国资本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直接或间接合作而发展出来的。同时，他也展现出，在 21 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当中，这些不同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来进行资源开采和社会维稳，并且试图像牲口那样去处理那些被资本抛弃为"剩余"和"危险"的人口。

读完了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之后，我们希望读者更愿意去了解各个国家的"培训中心"、"移民拘留中心"等监狱是如何操作的，以及被困在高墙内外的同胞们如何在尝试团结起来冲破牢笼，废除集中营，乃至废除为资本服务的整个国家机器。

PS:本文序言及第三章由 Chuang 翻译，余下部分由 ChatGpt 翻译，翻译仓促，并未进行校正

译者按

这本书是作者达伦·拜勒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讲述数字围墙和自动监控系统是怎样兴起的故事。虽然这种智能社会监控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发展，但在中国西北地区，它的规模、复杂程度、智能化和残酷性都是无与伦比的。作者考察了数千份文件，深度采访了数十

位证人，还原了这套“再教育”技术在新疆地区的运行逻辑。这个系统通过检查站、人脸识别、数据采集等手段，将穆斯林从总人口中区别出来，将其文化、传统、行为、宗教当成是犯罪前兆，并以此为借口将他们投入拘留营。而在拘留营和更大的“数字围墙”之内，使用监控、逼迫、“再教育”、以及各种非人化的手段，将穆斯林转化为一种新的不自由的劳动力，镶嵌进“边陲殖民地”的生产之中。不过，在这一幅灰暗的图景之中，作者见到了缝隙中透出的光线。他发现，在非人化的系统之中，有人仍然能够坚守住自己的人性，互相帮助、给予别人关怀，或者用任何渺小但显著地方式将对方识别为人。他认为对抗这种暴力的机会就在其中。

序言

2019 年年中的一天，一名华盛顿大学的年轻学生路过集市里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一名辅警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这位名叫周薇拉（Vera Zhou）的学生起初没有察觉，一边用耳机听着音乐一边顾着在人群中穿梭。当她转过身，看到辅警的黑色制服时，顿时脸色苍白。这位警官用汉语——薇拉的母语——示意她进入旁边的便民警务站。现在有 7700 多个这样的监控网点遍布了整个地区。

灰色盒子一样的警务站里，她在一个显示器上看到自己的脸被一个黄色的方框包围着。在其他屏幕上，她看到行人在集市里穿行，但他们的脸被绿色的方框包围。在她脸部的高清图像旁边，她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一个黑色的文本框中。其上写着她是回族，中国穆斯林群体的一员。在中国西北地区的 1500 万穆斯林人口中约有 100 万回族。因为她走到了社区网格范围之外，所以触发了警报。作为曾经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的人，如果没有治安联防队和公安局的明确许可，她被禁止去城里的其他地方。屏幕里她脸上的黄色方框表明，她再次被扣押穆斯林的数字围墙系统视为“潜在罪犯”。薇拉说，在那一刻，她感到无法呼吸。她记得父亲曾告诉她：“如果被他们检查身份证，你会被再次拘留。你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你现在属于‘那种人’。”

薇拉当时身处奎屯，塔城地区的一个小城市，约有 28.5 万人。这个地区的中心是盛产石油的克拉玛依，并毗邻哈萨克斯坦。自 2017 年以来她一直被困在那里。她原本就读华盛顿大学地理系三年级（我是那里的讲师），因为一时冲动，回国去看男朋友，她的苦难从此开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座拥有 350 万人口、离她家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城市）一起看完一场电影之后，她男朋友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去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他们需要盘问他的女朋友，因为薇拉的互联网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活动”。她使用了虚拟专用网络，即 VPN，以访问“非法网站”，比如她的大学谷歌邮箱账户。他们后来告诉她，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征兆”。

过了很久薇拉才明白发生了什么。起初，警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许是因为她男朋友是汉族，他们不希望他大闹一场。他们只是说她必须在派出所里等着。当她问自己是否已经被捕时，他们没有回答，并让她“坐一会”。这时她已经非常害怕了，所以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最后，一辆警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四个警察下了车，其中有三个中年人，另一个非常年轻，和薇拉差不多大。他的制服袖子上写着“辅警”，

这是在再教育运动中，警方作为外包劳工雇用的九万多名私人保安合同工的称呼。

当警官说要将薇拉带回奎屯审问时，她男朋友立刻要求开车送她回去。为了保持汉人之间的客气，警官礼貌地表示他们只能按程序办事，需要用警车押送她。不过如果他愿意，可以开车跟在后面。于是薇拉被带上了面包车。但是，当她男朋友一离开视线，警察立刻将她双手紧紧地铐在背后，粗暴地把她塞进后座。那个和她差不多大的辅警，被安排在后座上看着她。他坐在座位的另一端，膝盖侧向一边，茫然地盯着她，面无表情，好像她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于是，作为一个不配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她被物归原位。

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角，深入中亚，在另一个自治区——西藏的北部。新疆的面积与阿拉斯加差不多，与印度到蒙古等八个国家接壤。该地区的原住民包括几个中亚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维吾尔人，一个约有 1200 万人口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其次是 150 万哈萨克人，20 万吉尔吉斯人，以及 1.5 万乌兹别克人。汉族人数约为 1100 万。新疆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新的边疆”，正式名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中国政府设立的行政区别，意味着维吾尔人有一定的自治权。

几个世纪以来，维吾尔人一直在中亚的沙漠绿洲中从事小规模灌溉农业。在丝绸之路上的两千多年里，除了几个时期之外，他们一直实行着自治管理。1755 年，由满族政府统治的清朝入侵了该地区的部分领土。1884 年，他们将这个被勉强控制的地区变成了省级领土，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军事前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地区汉族约占总人口的 6%，而维吾尔人约占 80%，他们几乎都居住在南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

在 1949 年之前，该地区的前途并不明朗，它有可能成为苏联境内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或者因为清帝国的边界使这片维吾尔和哈萨克的土地变成人民共和国的内部殖民地。然而在 1949 年，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达成了协议，中国应“占领”该地区。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将几百万退役士兵迁入该地区北部，在军事殖民地里当上了农民。这些定居者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过经济激励和意识形态的说服，他们被拉到了边疆地区。迁入该地区的除了汉族定居者之外，还有近百万讲汉语的穆斯林，即薇拉所属的回族。今天，维吾尔族占总人口不到 50%，汉族占 40%以上。该地区已成为中国约 20%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地。它在中国的煤炭储量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并生产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棉花和西红柿。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汉族定居者基本上与维吾尔人相隔绝。因为汉族占据的北方地区和维吾尔族的南方土地之间道路稀少、山脉纵横，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和汉族定居者在日常活动中并不相互接触。虽然中国共产党确实改变了该地区的治理结构，但在南部地区，维吾尔人依旧保有领导的职务。就算在文化大革命中维吾尔宗教领袖被大量清洗，驻扎在南方的少数汉人仍然适应了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国转向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维吾尔人在该地区南部享有的相对自治权也开始改变。由于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石油、天然气，加上棉花和西红柿变成了新疆经济的支柱。对这些商品的寻求吸引了数百万汉族定居者进入了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南部地区，首先是建立资源开采的基础设施，然后是支持产业和服务部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

疆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边陲殖民地，为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提供服务。和其他殖民计划一样，原住民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新经济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之外。当定居者经济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时，不断扩大的城市和资源部门给维吾尔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人成为工业化棉花农场的佃农，另外许多人被迫从事建筑和其他部门的低薪流动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移民潮带来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动态也催生了抗议和暴力周期的高涨。例如，在喀什市附近的巴林镇，手持猎枪和农具的维吾尔农民发动了被称为“起义”的抗议活动，反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对给予汉族定居者工作和灌溉权的优惠待遇。虽然有人认为事件中维吾尔人占领乡镇政府大楼的框架是围绕着维吾尔人的自决权展开的——国家首先将其描述为民族分裂主义，后来则是恐怖主义——但对当时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来说，事件中最突出的是抗议活动“被中国军队粉碎”的方式。在一本回忆录中，他回顾了“政府如何立即展开大规模的逮捕”。他回忆：

我们村子里流传着目击者的描述，形容抗议者如何像砖块一样被装进卡车并拖走。警察不仅拘留了活人，还拉走了死者的尸体。当时，学校全被勒令关闭，所有人都被迫参加政治思想灌输会。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当时家家户户被搜，宗教书籍被烧，村民被随机逮捕。我们之间也有低声的议论，抱怨政府将我们这些国家政策的受害者指责为“麻烦制造者”。

在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严格执行汉族定居者的优惠待遇，引起了强烈不满。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广泛的就业歧视、土地征用、政府对宗教活动逐渐严厉的控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和暴力镇压。这种情况在 2009 年达到顶峰，因为汉族工人对维吾尔工人使用私刑，引发了维吾尔学生的抗议，继而遭到武警的实弹镇压。作为回应，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街道上发起了暴乱，杀死了 130 多名汉族平民，并伤及更多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地方当局在整个地区开展了军事化的“严打”行动。这导致几千名维吾尔人失踪，以及对警察暴行和国家控制的更多不满。

正如学者肖恩·罗伯茨（SeanRoberts）和加德纳·博芬顿（GardnerBovingdon）所表明的，在过去三十年里，维吾尔人的抗议和针对国家行为者的暴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控制形式的增多和民族歧视的恶化。随着 2000 年代穆斯林恐怖主义的话语进入中国，许多此类事件被国家媒体描述为“恐怖主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由抗议变成的冲突里，绝大多数被杀或受伤的是维吾尔行凶者自己。这些“恐怖分子”通常没有武器，或只是持有简易武器，而最终被警察的自动武器击毙或打伤。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确实开始类似于国际上公认的恐怖主义。以前的事件往往是临时发起的，目标为警察和政府当局，并非平民。但从 2013 年底和 2014 年初开始，由维吾尔平民实施的直接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增多。在这方面，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中心发生的自杀式袭击最为突出。与以前发生的事件不同，这些袭击使用了刀具、车辆和爆炸装置。这是第一次，维吾尔族袭击者似乎在策划针对非穆斯林的无差别协同攻击。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袭击似乎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积怨无关，但其策略却和代表伊斯兰国行事的欧洲和北美的犯罪分子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开始首次接触社交媒体。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当代穆斯林文化和信仰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那些受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Jamaat，一种非政治性的逊尼派虔敬传统，在全世界有数十万成员）启发的传统。有计划的袭击事件的增多，加上维吾尔人对清真标准的日益遵守（比如戒酒），使新疆的汉族定居者感到担心。而事实上他们惧怕的、来自伊斯兰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抽象的刻板印象。

另外，在此期间，有近万名维吾尔人穿过中国与缅甸之间多孔的边境线逃往土耳其。据称，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其中一千多人最终去了叙利亚，与 ISIS 和阿萨德政权作战。作为维吾尔族整体人口的一部分，这批外籍战士比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英国穆斯林人数还要少。但在中国，仅仅是维吾尔人出现在叙利亚，就证实了当局所说的对中国主权存亡的威胁。与文革时期将反革命分子描述为害虫的言论相呼应，国家媒体开始将被认为是极端分子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描述为需要被消灭的蛇虫鼠蚁。

为了应对由几十人实施数百人支持的袭击、虔诚的伊斯兰教实践的兴起、维吾尔难民逃往土耳其，中国当局宣布了“反恐人民战争”。然而，与欧洲和北美内部的反恐运动不同，“人民战争”催生了一个法外的大规模拘禁计划，以保护占据在维吾尔祖传土地上的汉人移民社会。这场运动不是针对少数罪犯，而是针对新疆 1500 万整个穆斯林人口。它导致了伊斯兰教习俗和一些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化传统被刑事化。起初只有宗教领袖被送往再教育营，但到了 2017 年，反恐战争变成了一个防止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成为穆斯林的计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他们成为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

在五年的时间里，国家建立了一个检查站系统，首先在县与县之间设置检查站，然后发展到在城市辖区内设点。他们建立了一个限制维吾尔人在该地区行动的通行证系统，并没收了那些已经获得护照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护照。他们派遣多达 110 万名国家工作人员进入维吾尔和哈萨克农村社区，对“不放心的”穆斯林进行评估。他们增聘了九万多名助理警察，负责检查穆斯林的电话和身份证，使地区的安保密度可与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相媲美。他们还开始建立一个高度警戒化的拘留营网络，在高峰期会关押 10%到 20%的成年人口——即地区当局认为已经形成宗教极端主义“毒瘤”的人口比例。同时，国家民政部开始执行“杜绝非法生育”政策，加上拘留造成的普遍性家庭分离，导致出生率下降了 50%至 80%。

2018 年 4 月，在每两百米就有一个检查站的喀什，我遇到了辅警要求我出示证件。他们扫描了我的护照，并通过图像识别系统寻找是否与监视名单上的人相匹配。当他们在检查站扣留我时，我观察到他们要求每个路过的维吾尔人拿出他们的智能手机，并用数字取证公司美亚柏科（MeiyaPico）或烽火通信（FiberHome）编写的应用程序来检查它们。这两家公司在该地区正致力于将人们的智能手机变成追踪他们的设备。我开始想象自己被盘问关于 2011 年以来采访过的那数百名维吾尔人的事情。

从他们的亲戚朋友那里了解到，有三十多个我认识的人消失在再教育营系统中，但我最亲密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朋友大多还在营外。我想到了 SD 卡上的检查站、摄像系统、标识牌和技术设备的照片，警察用简单的金属探测器就能在我的背包内袋中轻易找到这些 SD 卡。他们可能会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有密码保护的硬盘中发现一页又一页关于失踪人口和监控设备

的笔记。我猜想他们将如何逼我说出电子邮箱的密码。我还想象着被戴上手铐，扔进一个拥挤的混凝土牢房，被迫签署一份供词，说我在为美国情报机构秘密工作——这果然是后来新疆政府发言人在公开声明中指控我做的事。

国家当局将权力外包给私人技术公司和保安合同工，试图改造该地区的原住民人口。从自然资源经济中受益的私营企业家和汉族定居者被要求采取行动，使用当代最尖端的科技建立监控产业。于是这种数字围墙从人脸识别检查站和智能手机扫描仪发展到了智能营地和智能工厂。

国家当局和国家附属媒体将这一大规模的拘禁运动称为“教育改造”。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文件中，中国国家当局将这一制度描述为“职业培训计划”，对象是那些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违规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的新疆公民，他们无意中违反了反恐准则，或曾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相关罪行服过刑。这些违规行为中有许多与网上活动和去清真寺有关。例如，负责评估维吾尔和哈萨克族人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使用手册里，将仅仅是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像薇拉那样——或访问外国网站描述为和计划实施恐怖袭击相同的行为。警方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访问清真寺“超过两百次”就会导致穆斯林被送入再教育营“接受教育”。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清真寺里，这种威胁——加上清真寺入口处的脸部扫描检查站——导致一年内参访人数下降了 96%。

自 2017 年以来，由于这些政策，中国当局将多达 150 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扣押在中度至高度警戒的“再教育”营系统中，使其成为自二战以来对一个宗教少数群体最大规模的拘禁。这个由三百多个营地和其他新建或扩建的法外拘留设施组成的群岛，已经通过政府招标合同、卫星图像、研究人员的访问、与曾被拘留者和前营地工作人员的访谈得到了详细记录。此外，政府文件和对前工作人员的采访表明，中国政府利用了前所未有的监控技术，以及借助于企业奖励办法创造的一个分布式强迫劳动网络，来控制、跟踪、监视、提取数十万营地外穆斯林的数据和劳动。

根据我的采访和媒体的报道，一些被拘留者被转移到了监狱里。根据新疆国家检察院的数据，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新疆有超过 53.3 万人被正式起诉，这一比率是该时期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倍。由于中国法院的定罪率高于 99%，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刑事起诉都导致了正式判刑。一些曾被拘留者，特别是年老体弱者，则被置于社区监控或软禁之中。还有数十万人被安置在与再教育营有关的工厂中从事各种形式的强迫和受限制的劳动。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上，国家当局和私营企业现在控制着穆斯林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这种控制体系所涉及的技术产生了一个与国家纠缠在一起的营利性产业，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公民的压制有利可图。虽然在上个世纪，类似的全面极权主义制度就曾经针对少数民族，但这是数字监控时代出现的第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尝试。这也是殖民主义和拘留营制度历史上一个新的现象。

该系统以一个“反穆斯林恐怖主义战争”的辞令作为前提，它是中国政府从 911 后的美国及其盟国那里引进的。就在最近的 2017 年，作为一项名为“借鉴英国先进经验，严厉打击破坏中国新疆地区发展稳定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的交流活动的一部分，新疆当局接待了英国反

恐专家。在中国背景下，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英国专家称之为“预防”——的前提是将数十万被认为“不放心的”穆斯林拘留在再教育营和监狱中，并给其他成年穆斯林分配远离家乡的工作。多达 50 万名儿童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反恐的逻辑完全取代了对人权和公民权的关注，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流放地。

和其他情况类似，反恐战争的代价主要由穆斯林自己承担。国家通过法律机制对“潜在罪犯”，比如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穆斯林公民进行拘留，将他们置于非穆斯林公民享有的民事保护之外。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被列入了监视名单。这种将臣服人群归入“恐怖分子”类别的做法有助于证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同时创造数据密集型的监控产业。这种辞令产生了一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像薇拉这样的穆斯林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对待。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监视名单和营地规模的巨大，以及它们被先进技术所塑造的方式。

本书利用了 2011 至 2020 年之间在新疆、哈萨克斯坦、西雅图进行的超过二十四个月的民族志研究。它检查了数千份经核实的政府文件、科技行业文件、以及由政府官员和科技行业从业人员泄露的中国警方内部报告。但它的核心推动力是对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回族的曾被拘留者、营地工作人员、系统技术人员的数十次长篇采访。其中一些受访者是哈萨克人，他们能够利用家庭关系和一种“与生俱来”的移民权利，跨越边境逃到哈萨克斯坦。少数人通过一些办法向当局保证“不会说出来”，最终说服对方让他们登上了飞往美国或欧洲的飞机。其中一些人——薇拉（Vera）、巴依木拉提（Baimurat）、凯尔比努尔（Qelbinur）、埃巴哈提（Erbaqyt）、古孜拉（Gulzira）——要求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其他人则要求匿名，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这本书就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向我讲述故乡的科技围墙时，我理解了再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穆斯林成为被任意拘留的目标。监控系统本身产生了有罪的假设，以及潜在罪犯的假设。由于该系统制造了这些说法，许多穆斯林被要求戴上忠于国家再教育计划的面具，以掩盖他们的道德异议。而那些缺乏这些面具的人在再教育营的灯光和摄像头下被非人化。他们被塑料小板凳、电棍、自动化的残酷行为所改造。他们被训练成坐着的时候不动、关键的时候畏缩、被打的时候闭嘴、唱歌的时候大声唱，并永远地保持微笑，对所有命令言听计从。他们被训练成不会注意到排泄物、汗水和恐惧的气味，这些气味来自于当做马桶用的塑料桶，狭窄空间里拥挤的躯体，以及对警卫的惧怕。他们不再注意到半夜时分的强光，不再感觉到自己持续的饥饿，不再思考遥远的未来或过去。

许多人，特别是几十万没有人为他们发声的农村维吾尔人，仍然被关在里面。而有些人已经被放回了数字围墙，成为“智能”工厂注视下不自由的工人。

这些曾被拘留者告诉我，他们并不责怪那些被迫为这个冷漠的机器提供维护和保养的技术人员和营地工作人员。他们指责给系统授权的老板，指责那些嘲笑他们痛苦的人。他们还要求创造这些技术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对此承担责任。听完他们的诉说，我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他们所经历的非人化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西雅图到北京的计算机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第一章 预防犯罪

周薇拉并没有认为反恐战争与她有任何关系。她自认为是一个不信仰宗教的时尚达人，喜欢戴粗大的耳环，喜欢穿黑色衣服。她曾在俄勒冈州附近的一所高中上学，正准备在一所排名靠前的美国大学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毕业后，她计划回到中国与男友团聚，并在中国发展职业。她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由于她的父亲和男友都是汉族人，她认为即使她的身份证上标注了她是穆斯林，她也能得到保护。她不知道她家乡和整个新疆在 2017 年初实施了一项新的互联网安全法，以此来确定所谓的极端主义“预罪犯”并将其拘留。她不知道新疆地区新任委员会书记下令“将所有应该被拘留的人都拘留起来”，作为习近平批准的“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现在，在警车的后座，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一阵恐惧袭来。她尖叫着，泪水流过她的脸：“你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我们国家不保护无辜者吗？”在她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像她在一部恐怖电影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只要她说出正确的话，他们就会醒悟过来，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

最终，警官告诉她：“如果你闭嘴的话，对你会更好。”然后她开始默默地哭泣，望着窗外，寻找男友的车灯，在早晨的光线下看着大草原飞驰而过。几分钟后，她看着的窗户开始变得模糊。当其他警察没有注意时，年轻的辅警靠近她，用手悄悄地擦去窗户上的水汽。周薇拉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虽然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同情，但通过他的举动，他向我展示了至少一些负责这件事的人仍然是人类。”

这本短小的书通过研究中国使用这些技术的一个有限案例，讲述了全球复杂数字封闭和自动化监控系统在“智能”社会控制的前沿的崛起。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生的事情与美国南部边境的营地、克什米尔的数字控制和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有关，但其规模和残忍程度超越了那些其他对弱势人群施加特殊权力的场所。在中国，这些控制系统成为“再教育技术”，制造出像周薇拉这样的新型劳动力，这些人既被实体拘留，又被虚拟拘留。即使人们没有被正式拘留，但通过面部识别技术和被标记行为的数据集，合法的执法机构也能将未被发现的人口转化为数据。这反过来迫使这些人适应受控环境，使他们成为一种不自由的劳动力。

然而，尽管这些技术和物质系统遍布日常的每个角落，但本书还考虑了人类仍然有拒绝的能力，解构他们的存在，开辟思考和反抗不可理解的暴力的空间。这些拒绝放弃人性的时刻，无论是通过清理玻璃来关心其他人，还是流泪，都会刺破这个非人性系统的外表。这些行动使再教育机器陷入僵局。它们是保持人类在不自由中生存的力量所在。正如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他回顾他在奥斯威辛的时光时所说的那样，除了身体健康、读懂警察的语话和拥有国际盟友外，在营地系统中的生存往往基于“纯粹的运气”。但这种运气反过来又受到坚定意志和保留自身人性的影响。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思考这个营地系统与之前营地系统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从那些在不自由中保持人性完整的人的角度来看，许多讲述本书中营地系统过程的人，包括周薇拉在内，发现通过坚持不懈，拒绝放弃，机会偶尔会出现同情和巨大技术监控之间的空隙。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周薇拉和另外 11 名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一起被关押在奎屯市郊一座旧警局的二楼牢房里。与周薇拉一样，房间里的其他人也有在网络上犯下“预罪行”的罪名。一位哈萨克族女子安装了 WhatsApp，以便与哈萨克斯坦的商业伙伴联系。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在集市上销售智能手机时，允许多名顾客使用她的身份证注册 SIM 卡。

狱卒告诉她，她们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中。他们用的“集中”一词也可以意味着“集中营”，这一点没有逃过周薇拉的注意。她告诉我：“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种集中营。狱卒知道我们没有犯任何罪。我们牢房里的每个人都没有犯任何真正的罪行。他们只是因为领导说要拘留穆斯林而将我们抓起来。”在营地的头几天，她向她的狱友们低声讲述了她在波特兰高中读到的大屠杀的故事。她告诉他们：“我们正在经历的就像安妮·弗兰克经历的一样。”

当她刚到达营地时，牢房里还没有安装摄像头系统。对周薇拉来说，当局仍在将旧警察局改造成营地的过程中——即使是在大规模拘留开始七个月后。“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碗让每个人都能吃饭，所以我们不得不共用。”

这种准备不足也有其好处。每当狱卒听不到的时候，囚犯们就可以互相交谈。周薇拉发现牢房里有一位年轻的哈萨克族女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也曾在温哥华的一所大学留学过。在头几天里，她们聊了很多东西。“我们谈论食物、她作为医生的工作经历、书籍、电影、餐厅，以及我们是否去过太空针塔。好像我们不在营地里。好像这个营地只是一个噩梦。”

牢房里的其他人尽可能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尽管大多数老年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并不真正理解普通话，因为他们的母语与中文大不相同。当狱卒试图让她们记住贴在牢房墙上的十条规则时，她们的不理解显而易见。周薇拉回忆道，她们在“只说普通话；爱国；反对危害祖国；这个房间里没有宗教；不要损坏电视或墙上的任何东西；不打架；不允许说悄悄话；不允许与其他房间的学生交谈；坐在凳子上”的短语上结结巴巴地说话。

晚上，凝视着从未关闭的异常明亮的灯光，很难忘记正在发生的事情。周薇拉仍然记得压抑的哭声，这种声音在拥挤的牢房里像传染病一样散播开来。“我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习惯了这种灯光。”

大约在她开始较容易入睡的时候，他们被转移到了一个装备了先进的摄像和音频记录系统的新牢房中，监视着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用手或毯子捂住眼睛以阻挡强光，狱卒的声音就会从墙上安装的扬声器中传出。如果他们在规定的睡眠时间以外尝试坐在床上或说其他语言，他们也会受到警告。白天，他们只被允许站着或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着墙上的监视器上的“再教育”节目。

大约在 2018 年 1 月，营地的一个侧楼完成后，新囚犯的数量急剧增加。虽然她无法看到每个房间，但周薇拉估计到那个时候，至少有六百人被关押在营地中，占奎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成年人口总数的 10%以上。她想到那意味着当地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族家庭和大部分哈萨克族家庭都失去了一个家长。“他们那个时候带来了这么多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周薇拉记得，“每晚都有三四个人。整个家庭被一起带来。他们不得不睡在水泥地板上。”他们带来

的一个妇女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表示同情，狱卒允许她保存她的婴儿男孩的照片，她仍在哺乳期。“晚上，她一直看着儿子的照片哭泣。由于狱卒能在摄像头上看到这一点，他们通过扬声器朝她喊道，‘如果你再看你儿子的照片哭泣，我们会把它拿走。’”

在集中营中，剥夺人性的管教令囚犯感到反感，推动他们彼此间产生恐惧。在与她们牢房的“生活老师”私下会面时，薇拉参加了一场荒谬的模仿中国教育系统的会议。生活老师是民政部门的雇员，担任“班主任”角色，这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很常见。薇拉秘密被指派为“班长”。她回忆道：“她让我监视其他人。我尽力不说别人的坏话，但是每个星期我们的‘生活老师’都会问我关于牢房里其他人的事情。如果有人上个星期没有遵守规定或普通话学得不好，我就只说这个人病了。”

生活老师要求每个囚犯每周写一份自白书或“思想汇报”。薇拉回忆说：“这是在集中营里最可怕的时刻之一。她知道每个星期都必须表现出‘进步’，否则她将永远无法离开，但如果她承认了太多的思想罪行，可能会导致她被判监禁。每月一次，生活老师会安排我们与看守谈话一个小时。你必须告诉他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会问，‘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会说，‘我知道我用了 VPN，这并没有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他会说，‘深深地思考为什么你这样做，告诉我你内心最深处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把你送进集中营而不是其他人？告诉我们原因。你爱我们的国家吗？’这是如此的令人紧张，即使现在想起来，我都会颤抖。”

回到牢房后，薇拉帮助她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狱友写下他们的“思想汇报”。她每次都用不同的方式写他们的“预备犯罪”。但他们不懂汉字，也不知道该对生活老师说些什么，所以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在狱长面前发言。

几个月过去了，薇拉变得越来越失望。她因为拒绝举报给其他囚犯传递纸条的囚犯而被降职，被男性看守押走。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她了。无意义的规则重复背诵，他们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着电视监视器上播放的一年级汉语课程，以及他们在饭前被强迫唱的党国歌曲，成为集中营无休止的循环背景声。“在那里最可怕的事情是不知道是否会被释放，”薇拉说道。

回到美国，薇拉的母亲马彩云变得越来越绝望。她明白医疗保健和教育机构的权威可以抵消警察的权威，因此她请求我在大学信头纸上写一封信，证明薇拉是一名杰出的学生，正在缺席她在西雅图的课程。她还获得了一份从俄勒冈州薇拉的医生那里得到的文件，描述薇拉在去年患癌后健康非常脆弱。将文件翻译并获得官方盖章认证后，她将它们发送给薇拉的父亲，他还在奎屯。尽管他非常害怕，但薇拉的父亲将信件送到了集中营。

数个月后，警察举着带刺刀的自动武器走向薇拉，指着她的背部。他们将她的手铐在身后，让她坐在一辆冷冰冰的小巴车里。经过数小时，他们摘下面罩，将她带进了一家医院，医生给了她一个简单的检查。然后警卫把她带回了集中营。最初似乎试图将我们引入“异常死亡”的恐惧和暗示“严格保密”可能被违反，这些是中国国家当局用来描述禁止泄露拘留者死亡和非法拘禁条件的机密的术语，但这似乎失败了。

大约一个月后，在并没有被警告的情况下，薇拉和其他几个拘留者被释放，条件是定期向当地社会稳定工作人员报告，不得试图离开自己的家庭社区。当她在自己社区的政府办公室下

了小巴车时，她的缓刑辅导员说，“哦，我们终于把你救出来了。”她想，“她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她是把我关进那个地方的人之一，现在却假装是我的朋友。”

每个星期一，她的缓刑辅导员要求薇拉参加社区升旗仪式，并大声唱中国国歌，并作出忠诚于中国政府的声明。由于在小镇上流传着有关网络犯罪被拘留的报道，人们知道网络行为可以被新安装的自动化互联网监视系统检测到。像其他人一样，薇拉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网络行为。每当社会稳定工作人员分配给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些东西时，薇拉总是第一个通过喜欢和发布来支持她。像其他人一样，她开始积极宣传国家意识形态，传播“正能量”。

回到社区后，她感到自己已经改变了。她经常想起她在集中营里看到的数百名拘留者。她担心他们中的许多人永远不会被允许出来，因为他们不会中文，而且一直是信仰穆斯林。她说，她在集中营的时光也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有时我想也许我不够爱我的国家。也许我只想到了自己。也许我不够小心。我想我们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我没有帮助党和国家。我只帮助了我的家人。我没有尽到责任。”

但她也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是她的错。这是伊斯兰恐惧症被机构化并集中在她身上的结果。虽然她可以通过外表通过汉族，但她现在总是会想，“如果……？”她绝对知道由于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种族、语言和宗教差异，他们正在遭受不可估量的残忍。相比之下，像她这样的回族人就很容易。

她注意到她的父亲也变得更加小心了。以前，他会与当地社会维稳人员争论。现在他总是热情地向他们问好。在他们来监督她的进展时，“他总是赞同他们，”她记得。“他告诉他们‘学习对我有好处。’”

像新疆 2500 万永久居民一样，在薇拉被送到集中营之前，她经历了一个名为“全民体检”的生物识别数据收集过程。警方扫描了薇拉的脸和虹膜，记录了她的语音特征，并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纹和 DNA——将这些精确的高保真数据添加到一个正在用于绘制该地区人口行为的巨大数据集中。他们还拿走了她的手机，扫描了她的社交媒体账户，搜索了伊斯兰教相关的图像、与外国人的联系以及其他“极端主义”的迹象。最终，他们把手机还给她，但删除了了她之前用过的美国应用程序，如 Instagram。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她找到了许多绕过检查站的方法。由于她外表像汉族，而且会说标准普通话，她只需告诉安全人员她忘记了身份证并写下一个假身份证号。这样她就能通过检查站的“绿色通道”出口，就像汉族人一样被警察忽略。但有一次，当她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时，她忘记了假装是汉族人。在电影院的一个检查站上，她把身份证放在扫描器上，看着摄像头。警报声立即响起，商场的辅警把她拉到了一边。当她的朋友消失在人群中时，薇拉疯狂地用手机删除了她的社交媒体账户，并删除了那些因与她有关而可能被拘留的人的联系方式。“那时我意识到，没有真正安全的朋友。我开始整天呆在家里。”

最终，像许多前拘留者一样，薇拉被迫成为一名无偿劳动者。她社区的派出所所长得知她曾在美国上大学。于是他要求薇拉的缓刑辅导员分配她辅导他的孩子学习英语。“我想过要求他付我钱，”薇拉回忆道。“但是我父亲说我必须无偿做这件事。他还给他们带来了食物，以

显示他是多么渴望讨好他们。”所长从未提出任何形式的报酬。

薇拉被孤立和个体化，成为了一名无自由工作者。当警察官员在再教育系统工作时，她成为了一名保姆，照顾他的孩子。

2019 年 10 月，薇拉的缓刑辅导员告诉她，她对薇拉的进展感到满意，她将被允许回到西雅图继续接受教育。她被迫签署承诺书，不谈论她经历过的事情。那名官员说，“你父亲有一份好工作，很快就会退休。请记住这一点。”

现在回到美国，薇拉在疫情中开始恢复她在华盛顿大学的学业。在她离开两年的时间里，她的朋友，其中大多数也是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已经毕业并开始工作了。她的年轻生活中有一个空白点。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是她的错：“没有理由。这是随机的。没有理由。”

第二章 手机灾难

2005 年，15 岁的开赛尔（Qeyser）第一次见到手机。在他的村庄，移动电话比固定电话先到达，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我看到的第一部手机是我们村工作队副书记的翻盖手机，”开赛尔回忆道。“它看起来很简单，但对我来说却非常复杂。上面有所有的数字和字母。我想，‘他怎么能同时打电话和写字呢？’”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开赛尔的记忆中。它意味着未来正在来临，并即将到达维吾尔族村庄。他和其他的孩子和青少年跟随党员村干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寻找信号。“他会用大声说话的方式和电话另一端的人交流，大肆炫耀。就像魔术一样。他打开扩音功能，然后我们所有人开始大声与另一端遥远的人交谈。”

到了 2007 年，固定电话被安装在了村庄里。能够支付这项服务的人开始安装“家庭电话”并向邻居收费使用。“许多人用他们的家庭电话赚钱，”开赛尔回忆道。“他们会收费让别人使用。一分钟 10 美分，五分钟 50 美分。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如果你去朋友家，他们有电话，他们就会把电话放在耳边听声音。他们会假装打电话，像是正在谈生意。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到了 2008 年，基础服务的手机信号到达了村庄，许多人，包括开赛尔的家人，购买了一部简单的诺基亚手机。但那时的手机仅用于通信，而不是上网。“没有人知道即时通信。大多数人直到 2010 年 3G 到来时才知道如何发送或接收消息或图像，”他回忆道。

直到开赛尔在乌鲁木齐市的大学里，在一家充满烟雾的网吧里第一次了解到社交媒体。QQ 平台在一排方形桌面电脑的显示器上为他提供了开发在线人格的机会。QQ 模仿了 MySpace 和 Facebook 的一些功能，是第一个让他们可以尝试社交网络的平台。“每个人都想制作一个代表自己的主页，向世界展示自己，”开赛尔回忆道。“我们选择了很多美丽的人和地方的图片来代表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在城市里，维吾尔族的年轻人在这些通宵营业的网吧里玩电脑游戏，潜伏在 QQ 聊天室里。但电脑对于维吾尔族人仍然不是主流。相反，互联网是一些外省移民和城市汉族居民探索的东西。由于用于维吾尔语阿拉伯语输入文本的软件才刚刚开

始开发，且很少有维吾尔族人接受过使用键盘打字的培训，因此互联网和它所提供的知识世界对于他们仍然在视野范围之外。或者需要中文作为中介。

2009 年晚春，一些模糊的图像、视频和短信在 QQ 和另一款 Facebook 风格的中国应用程序人人网上流传，这些图像、视频和短信显示维吾尔族工人被绞死。这些工人是作为政府劳务派遣的一部分被调入中国东部的一家工厂的。这些讯息产生了短暂的病毒式传播效应，引起了新兴维吾尔族互联网的关注。维吾尔人涌入互联网查看图片，并激烈讨论政府缺乏回应。学生组织了一次游行，挥舞着中国国旗，要求当局逮捕在图像中杀害了几名维吾尔族人并殴打了数十名维吾尔族人的汉族工人。最终，警察向抗议者开枪，引发了整个城市的暴动。在两天的时间里，维吾尔族移民打死了 130 多名汉族人。随后的一天，当武装警察和军队进入城市时，汉族移民用厨房刀、从人行道上捡起的砖块和棍子殴打了数十名维吾尔族人，而警察则旁观这些手到擒来的战斗。晚上，目击者听到警方自动武器的声音在维吾尔族居住区回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警方带走了数千名被指控参与骚乱的维吾尔人。当地当局还关闭了整个地区的互联网。在接下来的九个多月里，该地区的通讯受到严格限制，直到 2010 年中互联网重新开通。现在，该地区各村庄数百万维吾尔人可以使用新的 3G 网络上网。便宜的中国制造智能手机的直观设计使得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也可以在网络上开始探索和交流。

通过一款名为微信的新型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成为数字人的过程被极大地加速。微信由腾讯开发，结合了 WhatsApp 和 Twitter 的一些特点，已经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拥有大约 12 亿用户。自从 2009 年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非国产应用程序以来，维吾尔族互联网用户将在线交流集中在了微信上。由于他们可以在应用程序上发送维吾尔语录音备忘录，因此缺少维吾尔语专用键盘和缺乏打字培训的问题不再是问题。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数百万维吾尔人购买了智能手机，并每天使用该应用程序建立并维护网络社交关系。他们还发现，使用语音功能可以使他们能够至少部分地在中国国家当局的审查之外进行维吾尔语对话。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开始使用微信群讨论宗教和文化知识、政治事件和地方社区之外的经济机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如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在线伊斯兰教师成为了维吾尔族微信社交圈里的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发布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伊斯兰虔诚方面。他们描述了哪些做法是清真的，人们应该如何穿着和祈祷。根据学者 Rachel Harris 和 AzizIsa 的说法，那些通过智能手机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对如何成为一名现代穆斯林感兴趣，他们认为政府审查的国营清真寺缺乏在这方面的指导。

类似开赛尔的年轻维吾尔族移民使用微信寻找经济机会、关注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抗议活动，并加入伊斯兰虔诚运动。尽管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在城市中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但微信为他们提供了社区网络，以便找到社交角色。由于应用程序的口语功能不需要高水平的计算机能力，流量也相对便宜，因此智能手机的使用开始塑造他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最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在该地区和该国范围内发生的零星暴力袭击和抗议活动可以通过仇视伊斯兰教的视角被理解为宗教虔诚的产物。当时我与许多年轻的维吾尔人交谈

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网上相对自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家当局和中国科技行业没有能力监控和审查维吾尔语音和书面语言，而不是由于更大的自决权。

反恐人民战争

中国当局和许多非穆斯林公民对这种数字现象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维吾尔族的伊斯兰外观和行为的变化，例如年轻男子留胡须、每天祈祷五次，是维吾尔族“极端化”的迹象。国家当局开始将暴力事件与“塔利班化”过程联系起来，例如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的一次自杀性袭击，被认为是“中国的 9/11 事件”。同样，对伊斯兰国崛起的媒体报道让当地官员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作为回应，中国当局宣布了所谓的“反恐人民战争”。他们开始使用反叛乱技术，这是一种强调大规模情报收集的军事方式，来评估他们认为充满藏匿恐怖分子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人口。

中国国家当局开始传播七十五个官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标志清单。拥有具有宗教内容的数字文件、使用 VPN 或安装 WhatsApp（一款由 Facebook 在 2014 年收购的加密社交媒体平台）被归类为“预犯罪”，可能导致被拘留。由于 WhatsApp 是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使用最广泛的应用程序，当局认为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维吾尔族人试图在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和监视系统之外与穆斯林世界接触。最初，国家没有能力检测到这些技术的使用，因此即使听说了这些禁令的公告，许多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也认为它们不会被执行。他们认为这些禁令会像其他许多公告一样，只是一纸空文做做样子。但是随着“人民战争”的开始，国家当局开始将网络空间的警务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

在广泛传播的新闻文章中，零售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一家早期投资领先的人脸识别公司旷视科技（MEGVII）的公司——讨论了它在通过算法评估通话、交通、购物、约会、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语言和语音识别等方式，反制国内“恐怖主义”的新角色。阿里巴巴与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以及数字取证公司美亚柏科和烽火通信等重要合作伙伴一起指出，他们的西方对应方 Amazon 和 Google 已经在美国版的反恐中监视美国穆斯林公民的行动，他们认为是时候在打击中国国内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战争中扮演类似的积极角色了。

中国科技公司借鉴了由国安局——中国版本的中央情报局——于 9/11 事件后已经建立的一项以情报为主导的警务计划“金盾工程”。但他们也注意到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的美国政府名为棱镜计划（PRISM）的大规模数据分析项目，该项目收集并评估美国境内和全球社交媒体数据以构建监视清单。他们开始将美国政府承包商（例如数据分析公司 Palantir）的技术适应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境中，后者通过实时监视社交媒体数据来监控人员。

中国科技公司还利用了中国经济朝向公私合作的更普遍趋势，这被认为比依靠毛派遗产的国有企业更能响应经济和政治挑战。反恐人民战争开始时，他们就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推销他们的监视“解决方案”。到 2017 年，中国国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投资了超过 2.6 万亿美元的民

营企业，用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一些估计，中国安全技术行业整体规模接近 1,000 亿美元，其中超过 50%的行业集中在国内安全工程项目上。

在新疆，国家向私营公司授予了约 65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向该地区政府机构转移支付了超过 1,600 亿美元的资金，比 2016 年增加了 50%。这项新投资使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家资本接受者之一。尽管这种建设支出的增加有一部分集中在非安全相关的项目上，但新疆国家支出的大部分集中在拘留设施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国家承包商还利用这些资金开发了新的工具，用于该地区的监视系统和穆斯林"再教育"运动。尽管国家在 2017 年末冻结了其中一些项目的资金，但到 2018 年，仅针对新疆的安全和信息技术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约 80 亿美元，接近 1,400 家私营公司争夺有利可图的合同。

中国经济中广泛私营化的公共服务合同已经在技术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一种市场结构，其中公司的增长与利用技术实现政治目标的国家驱动基础设施项目密切相关。正如 Martin Beraja、David Y.Yang 和 Noam Yuchtman 在对中国公共警务使用的私人技术进行的大规模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国家资本对数据密集技术的投资对于专注于图像和面部识别的私人计算机视觉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通过比较接收数据丰富和数据稀缺的公共安全合同的公司的软件生产增长，展示了"政府提供数据的作用"，以及这种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最终，他们表明，中国技术行业是通过在新疆的监视项目中使用的国家资本和在中国其他地方以及新丝绸之路上构建的监视系统的迭代过程中所形成的。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科技公司在面部识别技术方面已经能够超过许多总部位于欧洲和北美的公司的原因。

检查站

这些系统得以建立时，"反恐人民战争"变得更加激烈。最初，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愿意举报其他进行网络犯罪的互联网用户的网民。地方政府为网络上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行为提供约 300 美元的举报奖励。即使国家开始雇用数据警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这种人对人的群众举报系统仍在继续。

对于像开赛尔这样的年轻维吾尔人来说，似乎"人民战争"与他毫无关系。当他开始熟悉互联网技术时，世界对他前所未有的开放。社交媒体让他发展出了一个复杂的城市人格，并开始影响他周围的世界。"我很喜欢微信，"开赛尔回忆说。"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朋友圈'，可以进行群聊。你可以发送视频，或与任何你想要的人进行视频通话，只要他们也在互联网上。"开赛尔开始每月在他的 LG 智能手机数据套餐上花费多达 200 元（30 美元）——远高于他每月花费在食物或衣服上的费用。他还开始在微信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他作为学生制作的短片。他最受欢迎的影片在互联网上爆红，观众超过八十万人次。像许多年轻的维吾尔人一样，他开始将微信视为他在维吾尔人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角色的一部分。

开赛尔在学校中受到管理员的严密监视，因此他很害怕使用手机学习伊斯兰教。他回忆说："我从未在微信上学习过古兰经，但我知道在我的村庄里，很多人都这样做。许多人在手机

上下载或分享伊斯兰教教学或传教资料。我自己在别人的电脑上看过一些有关维吾尔族政治的视频。有时，我们会使用 VPN 进入 YouTube。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危险的，我们留下了一条线索。我们只是想看看有关维吾尔族的新闻。或土耳其电视节目。或一些非由中国政府编写的维吾尔族历史的内容。”

2014 年秋天，开赛尔的学校管理员召开了一个大会，并要求所有学生交出他们的手机。因为他在微信上分享了一篇关于伊尔汗·土赫提（Ilham Tohti）的新闻文章，这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因发表批评中国殖民维吾尔族家园的政策建议而被判终身监禁，开赛尔非常害怕。他说：“我只是假装很镇静。但我的心跳得厉害。幸运的是，检查我的微信的老师并没有细看。但另一个朋友因为有人发给他有关 2009 年抗议活动的内容，他没有删除，就被拘留了。他在拘留中心度过了九个月。他被殴打和折磨。他被迫承认所有被指控的罪行。我认为他现在因为这个记录被关在了营地里。”

当我在 2015 年访问开赛尔的村庄时，当地警察要求我解锁手机并允许他们查看其中的内容。他们翻看了我的照片和微信账号，但似乎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的 WhatsApp 或 Facebook 应用程序。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安装了 VPN。几分钟后，他们把手机还给了我，相信我只是持有效签证在新疆的研究人员。

到了 2016 年，智能手机检查变得更加复杂了。“警察会命令我们下车，”开赛尔告诉我。“持有新疆户籍的人会在检查站前排队，脸部会被扫描，然后警察会要求我们交出手机并将其插入扫描仪。”

开赛尔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假装手机没电了。也许因为他看起来像一个精明的非宗教大学生，警察让他过关而没有检查他。“我从朋友那里得知，即使你已经删除了内容很久了，他们仍然可以在你身上找到一些东西。”开赛尔在知道自己将要通过检查站时就不再携带手机，并购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他听说这款手机更难被检查工具扫描。就在所有维吾尔人被强制归还护照以供“保管”和大规模关押像薇拉这样的“预恐怖分子”之前，我帮助开赛尔制定了离开中国的计划。

在北美的安全环境下，开赛尔得知他的兄弟和他的数十个亲戚一起被送到了新的集中营中。“我的许多邻居因为在手机上听了伊斯兰教信息或分享被机器视为“分裂主义”的故事而被拘留。大多数年轻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宗教聚会或祷告，或者在手机上听了一些东西。我母亲称这为“手机灾难”（telepon balasi）。

数字围栏

围绕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生活的数字监控和围栏系统使智能手机变成了追踪设备。这个系统始于 2005 年建设 2G 蜂窝无线网络，后来扩展到数字覆盖层，使科技公司和国家当局能够以越来越密切的方式观察和控制各种行动和行为。正如传播学者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在北美关于监控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指出，数字围栏不仅仅是蜂窝网络的基站。相反，随着 GPS 追踪功能被内置于智能手机和自动生物识别系统中，“物联网”开始

评估运动模式。因此，数字围栏变成了一个多维的复杂矩阵。

在薇拉的家乡和开赛尔的村庄，中国移动蜂窝网络为使用微信的人提供服务，并跟踪和记录用户活动，这些数据可供中国当局使用，他们使用关键词搜索筛选论坛讨论和直接信息。

他们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关联的百度地图系统使用 GPS 跟踪他们的移动。这些数据通过检查站脸部扫描和身份验证进行验证。如果这还不够，由国家承包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建造和维护的数据门确保智能手机是注册在被扫描脸部和身份证的人名下的。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地区，当地政府使用实时车牌和人脸追踪摄像头系统，这些系统由中国许多领先的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公司如商汤科技、海康威视、大华、依图等公司建造。

这些一直开启的交互式的监控系统还可以通过插件自动评估智能手机软件和内容历史的强制数据收集进行补充，这是开赛尔努力避免的类型。在穆斯林家庭的检查中，金属探测器用于扫描非法电子设备。当地情报人员输入了基于银行历史、医疗历史和户籍数据的个人评估。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各种形式的信息构建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的数字围栏。

在一座名为沙湾的县级城镇，靠近薇拉被关押的集中营，正对着开赛尔的村庄所在的山脉，国家当局开始建设一个“平安城市”系统。该项目以及在新疆各地建造的类似项目，旨在使在城镇和周边县注册的个人可搜索。警方将自动收到任何在观察名单上或来自其他县的人的行动警报。

该系统至少在提出时，是由一个名为 Face++的旷视科技算法支持的。该算法旨在评估对象信息，例如车牌，但也专注于人脸，甚至是与个人相关的身体特征或配件。然后，跟踪这些标识符，同时收集其他社交数据，平安城市系统跟踪人类行为信息，如“通讯行为、住宿行为、迁移行为、金融行为、消费行为、驾驶行为和行政违规行为”。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数据构建了每个人的特定数字画像及其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了解了谁与谁有关联以及他们典型行为的模式。在评估穆斯林时，它监控他们的行为和关系，寻找任何反常迹象。该系统的准确性取决于画像识别和比对技术，以对已经捕获的图像进行图像分析——这类似于美国警察部门使用的 ClearviewAI 软件系统。在“高风险”区域，如清真寺和汽车站，它使用实时视频的视频分析——类似于日本 NEC 公司支持的伦敦视频监控试点预防项目。

虽然西方警察系统与中国类似，也会不成比例地伤害少数族裔，但两者也存在显著差异。在新疆，摄像头网络更加密集，得到检查站和数据监控的支持，该地区的每个居民都在全面的“公共卫生”计划中向当局提交了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由于他们的算法所依赖的数据集的保真度和规模，新疆当局的工具更加精细和侵入性。由于当局强制所有新疆居民注册二代身份证，他们拥有每个人面部的高清晰度图像库，此外，他们还收集了数千万通过检查站的居民的面部图像。Face++和类似的算法，如来自依图和商汤科技等公司的算法，运行非常快速。正如沙湾县的研究所指出的，在 0.8 秒内它就能够匹配一个人脸，并记录与三十万个目标人员相关的通知警报。如果技术人员愿意等待两秒钟，它可以处理多达五十万人。

数字围栏系统的许多设计和实施都被认为是为了创造更高效的治理。自 2018 年开始，沙湾

县行政系统转向了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的数字模式。各种基于智能手机的人脸识别技术使该系统能够跟踪个人行为。它始于以人脸扫描为中心的国家发布的照片身份证系统。到 2018 年年中，使用智能手机相机扫描申请人的面部的在线申请替换丢失身份证的申请已经可以实现。为了获得社会保障福利，沙湾县居民需要使用一种新的人脸扫描应用程序。为了通过社区检查站，居民需要安装另一款人脸识别应用程序。甚至农村也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序来监测村民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数据都整合到了更广泛的安全城市系统中。

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似乎受到了欢迎。例如，沙湾县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将人脸扫描技术宣传为方便和安全的亮点。但它似乎也为一些居民带来了不便。例如，沙湾县警方注意到需要“调试”系统，以便在检查站可以自动识别所有合法居民，从而确保政府和技术公司人员不需要进行手动检查。

数字警察

系统中大部分摩擦似乎来自于需要操作和执行该系统的工作。所有复杂数据密集型系统的数据工作都需要人工调整。学者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将这些技术人员描述为“数据清洁工”。沙湾县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城市系统的数据清洁工是在 2017 年初在全区范围内雇用的九万名辅警。这些被授权的情报工作人员——就像在小巴后座看着薇拉的年轻人一样——没有像国家警察那样的正式培训。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获得携带致命武器的授权。在中国其他地方，他们只会被称为“保安人员”（保安），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穆斯林的生活具有权力。许多这些低级职员来自穆斯林人口。这份工作的基本资格是有“值得信赖”的家庭背景，积极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以及基本的中文工作知识。政府的“援疆”人员的配偶和子女——他们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志愿者”，负责重新教育穆斯林儿童，并为重新教育的强制劳工设置工厂——特别被鼓励申请这份工作。

到 2017 年中期，这些警务承包商开始在整个地区使用由美亚柏科和烽火科技等数字取证公司开发的 AI 自动恢复工具，对人们的设备进行检查。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输入到一个集成的联合作战平台中，根据可疑行为的模式，将名单推送到当地警察局，从而针对观察名单上的人。数据警察的工作是利用这些工具进行现场检查，重点是对经过路人进行主动的个人档案记录，拦截明显的穆斯林年轻人，如开赛尔，并要求他们出示国家颁发的身份证，并通过间谍软件应用程序和外部扫描设备进行自动检查解锁手机。警务承包商还负责监控固定检查点处的人脸扫描机和金属探测器。所有这些活动都确保穆斯林居民继续建立系统的数据集，使极端主义评估算法变得越来越精确。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种族算法变异，这种算法变异是学者 Sareeta Amrute 所称的“种族作为算法”的一种形式，将突厥穆斯林的社交生活变成与“预犯罪”行为数据集匹配的代码行。通过数据检查被认定为“不值得信任”的穆斯林被送往拘留中心，在那里他们接受审讯，被要求承认他们的预备犯罪违规行为，并揭发其他 “不值得信任”的人。

位于沙湾县对面的城市奇台县距离沙湾县有 370 公里。其中一名进行检查的辅警是一名叫做巴依木拉提（Baimurat）的年轻哈萨克人。他是 2016 年底从整个地区招聘的第一批辅警

之一。在他越过边境逃往哈萨克斯坦后，他接受了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名为祖国党的倡导组织的采访。他说，由于他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因此被认为非常合规。因此，他得到了外包人员可获得的最高薪水，约 1000 美元每月，远高于约 300 美元的最低工资。其他在他同期的人由于教育背景不如他而被认为不够合规，他们的薪水接近 400 美元。对于巴依木拉提来说，他过去很难找到符合他资历的工作，接受这份工作是他感到无法拒绝的选择。他不仅可以供养家人，还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再教育系统的伤害。他说：“我们穿上制服，然后开始进行不同种类的训练。这非常严格，就像我们在为一场战争做准备一样。”

作为清除所谓“两面人”的地区管理过程的一部分——那些在公开场合支持党的同时私下里同情和支持穆斯林的人，奇台县当局用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忠诚国家雇员替换了关键领导人。奇台县的县警察局长被一名新的警察指挥官陈祖华取代，他是一位来自福建省东部的汉族人——正是该地区政府负责改革当地教育系统和在县城建立一个工业园区的地方，这将让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在强制劳工合同下工作。在一篇强调新指挥官在“根除邪恶”斗争中的传记和英勇事迹的官方媒体报道中，他站在审讯室旁边，旁边放着一把“老虎椅”——一种使嫌疑人不能动弹的酷刑装置。

当地当局开始建设人民便利警务站，薇拉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这些监控中心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区域每隔几百米就建一个，作为安全城市系统的一部分。然后当局把承包商们分开，派驻到新建的 92 个警务站中的一个，这些站点分布在奇台县县。在沙湾县，类似的过程在 77 个警务站中发生。

“我们必须一直盯着屏幕监控，”巴依木拉提回忆道，“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警报或停止监控，我们就会受到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做的监控工作也开始转变。首先，根据他们的汉语能力和其他忠诚度的证明，承包商被分类。“他们让我们做其他的练习，比如背诵参加营地系统的规定，”巴依木拉提说，“我们必须背诵与法律有关的东西。警务站的墙上贴着习近平的名言警句，我们必须牢记它们。只有成功背诵之后，我们才允许外出巡逻。”

“我在那里工作了六个月后，他们分发了一些设备，用于检查行人和汽车司机，”巴依木拉提回忆道，“当我们用它扫描他们的身份证和手机时，我们就能获取有关该人是否戴面纱、是否安装了 WhatsApp 以及是否去过哈萨克斯坦等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

他们开始进行夜间检查。如果需要扣留这个人，设备会闪烁红色。"我们可以在街上拦下任何一辆车并对其进行检查。当我们拦下车时，我们会要求车内的人出示手机和身份证。如果有像我之前提到的可疑情况，我们需要通知领导。"

起初，巴依木拉提和他的同事们觉得，尽管工作时间长，他们处于对抗性的职位，成为辅警“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以获得稳定的薪水并免受警察骚扰。他们认为自己是站在“好人”的一边。这种感觉在他们获得智能手机扫描设备并得知哈萨克族中学已被改建成监狱时开始改变。"他们建造了一扇铁门，高高的电子围栏和四个观察塔围绕着哈萨克中学，"他回忆道。"如果我们通过身份证检查发现有可疑人员，他们会将他们送到哈萨克中学。他们突然将它变成了一座监狱。他们强迫所有拜访清真寺，祈祷或戴头巾的人去那所学校。"

巴依木拉提是一名按合同雇佣的临时工。但是在这份新工作进行了六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自由辞职。"如果我们累了想辞职，他们会告诉我们：如果你感到疲惫，可以休息一下，但是之后必须回来。如果你辞职了，那么你最终也会被送进“再教育营”。“当他第一次看到营地内发生的事情时，他明白了这种威胁的含义。

“在 2018 年年初的一天，我正在工作，我们开了个会，告诉我们必须把一些囚犯从监狱转移到学校，"他轻声说道。"我们有很多手铐和脚镣。当我们到那里时，我们看到他们抓住了大约六百人。建筑物内有像牢房一样的房间。我看到了很年轻的女性，很老的女性和留着胡须的男人（年龄超过 55 岁）被关押在里面。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大多数是维吾尔族，还有少数哈萨克族和一些回族。我不认为有汉族人。可能只有一两个，但不会超过这个数量。

"我们给他们戴上手铐和脚镣，然后给他们毯子，无论他们能否拿得住，然后告诉他们上车。我不得不给一个人戴手铐，我有一种感觉我之前见过他。然后我意识到他也曾是辅警。我在工作时曾见过他。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但我认识他。我真的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但因为有摄像头，我没有问任何问题。我想也许我可以之后问他。但我从来没有找到机会。

"然后我们开始运送女人。我突然听到尖锐的尖叫声。我看到了一个头发完全白色的 80 多岁老妇人。她因腿受伤而被手铐和脚镣铐住后尖叫。他们只是把她拖上了车。当我目睹这一幕时，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辞职。我从内心深处后悔成为一名警察。我内心哭泣。”当他说这话时，巴依木拉提抚摸着自己的胸口。

过了一段时间，当他觉得安全时，他问另一位哈萨克斯坦辅警有关他认出的那个人的情况。他的同事告诉他，那个人来自一个村庄，不了解闭路电视摄像头是如何工作的。当他在监狱工作时，他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让我出去”。他没有报告这个事件，但是监控摄像头拍到了这个画面，于是他被带去“学习”。巴依木拉提意识到，任何哈萨克人或维吾尔人都可能被送进集中营。无论他们多么努力，没有人能够逃脱监视系统的威胁。"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有很多人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送进集中营。作为警察，我们有必须履行的任务。有些天，领导说这样做，另外一些天，他们说那样做。每天我们都必须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对巴依木拉提造成了影响。"我们无法入睡，"他摇着头说。"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在哭泣。但我们没有让其他人看到我们在哭泣，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是危险的，并且可能举报我们。"

平安城市

在沙湾县，随着“平安城市”项目的实施，类似的过程也在展开。在 2017 年 4 月 7 日的周末，沙湾县县领导参加了一次会议，陈全国宣布“去极端化”运动的新开端。干部们表示，他们将重申他们“坚决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到 2017 年 8 月，县监狱已经扩建并正式成为“集中封闭式教育培训中心”。到 2019 年底，一座可容纳七千多人的拘留设施已经建成。

自 2017 年以来，新疆受害者数据库已经记录了 100 多个来自沙湾县前囚犯和现囚犯/囚犯家属的证言。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说他们被拘留是因为拥有护照或使用了非法应用程序。频繁拜访清真寺——沙湾县“平安城市”项目中安装的大多数人脸识别摄像头的位置——是最常被提及的原因。

在沙湾县的研究中，评估者们认为该项目将“极大地提高地方政府迅速应对重大事件和保障经济建设的能力。”同时，他们建议该项目还将促进私人企业投资，并通过保护私人财产来提高社会安全。“间接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写道。

2017 年 4 月，在新的“抓捕该抓捕的人”行动确立并评估者提交报告的几个月后，塔城地区的地委书记薛斌来到沙湾县，参观了参与运动的不同设施。他参观了公安局指挥中心，以检查新的“平安城市”系统。他讨论了加强清真寺和宗教领袖的“教育和管理服务”。他强调了“学习转化”计划，并要求负责村庄监视的干部应该充分拥抱他们在村庄中的角色，并“挥舞‘考核大棒’，严格执行纪律。”

沙湾县和奎屯都是小城镇。2015 年我访问它们时，我惊讶于它们各自的通用外观。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灰色混凝土的十字楼房组成，围绕着市中心广场、市场和火车站建造而成。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他们肯定知道如果集中营建在镇的边缘，并有数千名穆斯林消失在其中。如果建立了新的工业园区，并迫使更多的穆斯林在那里工作，他们也会知道。如果建造了数十个监视中心，每个人都必须接受面部扫描，他们也会注意到。正如一句维吾尔谚语所说：这一切就像我手上的五个手指一样明显。

与该地区的每个县一样，“平安城市”项目也包含了沙湾县。从他们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到他们家的入口，到清真寺和火车站，沙湾县居民的生活被数字代码所组织和呈现，与他们的脸相匹配。这些代码是一种灵活的围栏和监控系统——它们可以开启和关闭，并且它们的敏感度可以手动调整。它们只在区域内部网络上流通，由辅警监管。

正如沙湾县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监控系统的核心在于确保“有益的”物品、服务和生物识别数据的流通，同时引导或停止可能会扰乱这种流通的物品、人体和数据的流通。其目的是在一个国家支持的市场经济中增加被认为“好”的流通，同时减少被认为“坏”的流通，如犯罪和不可同化的人。这种技术的塑造力被用于调控人口，以使“伊斯兰恐怖主义”被削弱、经济增长率提高和当局获得更大的权力。对于像开赛尔的家庭和像巴依木拉提这样的低级数据管理员来说，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意外触发该系统，或者有人随时可能打开开关针对他们，此时“平安城市”产生了反向效应：深深的恐惧和彻底的失能。它把智能手机的便利变成了一场灾难。

在“平安城市”的社会管控系统中，由技术维持的权力关系让生活变得可预测。然而它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当技术为人类思考时，它开始常态化自己控制生活的权力。当思考的空间在一个复杂的自动系统的黑匣子里消失时，它就会变得平庸和不人道，并且产生了深刻的残忍的能力。

第三章 两面人

2017 年 2 月，随着再教育营系统的启动和巴依木拉提作为辅警开始工作，来自整个地区的学校教师被征召为营内教官。其中一位教官是名叫凯尔比努尔·塞迪克（Qelbinur Sedik）的穆斯林妇女，她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里教五年级学生中文。凯尔比努尔是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政府官员的女儿，她的父母知道作为非维吾尔族才会相对安全，因此在她的出生证上登记为乌兹别克族。作为一个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受过汉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凯尔比努尔被送到了教育事业的岗位上。1992 年从地区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任职。

因为在学校担任高级职务，所以 2017 年春节后收到新的任务时，她感到很惊讶。“2017 年 2 月 26 日，我们开始了新的学期。”她回忆说。“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凯尔比努尔说。在会议上，区党委办公室书记没有提供太多细节。凯尔比努尔和其他参加会议的教师只是被告知，当局集中了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责任是教他们中文。这群“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山上的一栋政府办公楼里。凯尔比努尔被告知，她必须签署一份“承诺书”答应教他们 6 个月。然后他们给了她另一份文件，说如果她将所见所闻透露出去，那么她必须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必要的惩罚”。“他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拒绝或辞职”她回忆说。“否则，我们会受到惩罚。”凯尔比努尔不必向学校任何人说起这次会议。似乎每个上级领导都知道这个任务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当我离开学校时，我的教学任务已经分配给了其他人。”

像整个地区几乎所有维吾尔人一样，凯尔比努尔事实上已经听说了这些早在 2015 年就被送往再教育营的“没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流动人口”。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她认为这听起来很可怕，但与她这个讲中文的城市妇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她有一个安全的乌兹别克身份。为新的任务做准备时，凯尔比努尔想起了一位来自阿克苏州阿瓦提县的妇女告诉她的话。这位妇女是她学校的老师之一，大学毕业后搬到了乌鲁木齐。每年暑假她都会回老家。

2015 年，当这位女士回到乌鲁木齐时，她非常伤心，在办公室哭了两个小时。“她告诉我，‘经常祈祷的人，穿长袍的人，或者做阿訇的人，都被拘留了’”凯尔比努尔回忆说。“阿瓦提是一个大县，而且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县之一。‘但是，’她说，‘你在街上看不到维吾尔男人了。’”

她同事的三个哥哥都被带走了。其中一个因为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另一个因为有人指责他去清真寺做星期五的祈祷，第三个原因不明。她告诉凯尔比努尔说：“他们把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警察带着武器。他们开始点名，宣布罪行，并作出判决。然后警察就在那些人的头上套上黑色塑料袋，然后把他们带走。”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当她说完，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然而她也记得，生活似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们感到很震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忘记了这次谈话。我以为乌鲁木齐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但是，当官员们告诉她她被分配去教

“一群没受过教育的人”时，她同事讲的那个故事又涌上心头。“我想这一定是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一直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允许告诉任何人。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要去我同事之前提到的那种地方，但我试图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赶走。”

第二天，凯尔比努尔带着恶心的感觉被接到了“集中管控教育培训中心”，那些被改装成“智能”营地的政府大楼显然与她同事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到达大楼时，我觉得来到了一个监狱。那是一座四层楼的建筑，周围有铁丝网。我们通过刷身份证进入大门。当通过院子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紧张。院子里有汉族警察和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把守。”凯尔比努尔回忆起自己当时在想：“我必须非常小心，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有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消化理解。时间似乎既在加速又在放慢，但那天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完成登记后，我环顾四周，注意到墙上的标语，上面写着‘打击宗教极端思想，防止宗教思想渗透’。”

她花了一些时间理解营地的布局。现在当她在脑海中重新建立这个院落时，她仍然可以生动地描绘每个房间。“当我进入大楼时，右边有四名警察和通往二楼的楼梯。”她告诉我。“在左边，有七八个办公室。其中有一个警察指挥中心，一个警察宿舍，一个护士的医务室，还有一个治安联防队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民政部（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实施社会服务并支援警察）实际上负责监督被拘留者的进展状况。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来自治安联防队的 10 名年轻女性轮流协助营地工作。她们中的五人完成一个班次后，另外五人接替。职责包括向被拘留者分发馒头，并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数字档案上。”

随着凯尔比努尔领会了再教育营的氛围，她作为营内工作人员的角色也开始了。营地里的其他穆斯林工作人员开始向她展示如何按照系统的标准行事。“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她回忆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马希拉（Mahira）的维吾尔族官员。她说她认识我，她的孩子是我学校的学生。我想向这位女士询问更多有关营地的信息，但她暗示我不要多问。她只是说‘往上看’，于是我发现有摄像头对准了我的脸。我明白了就没再问什么。她问：‘你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我没有任何选择，就说‘准备好了’。”

由于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正被营地的“智能”摄像头监视着，凯尔比努尔跨过了一道即将改变她生活的门槛。“我拿着书和水瓶，盯着铁门，看到了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门开了，被拘留者戴着手铐走了出来。他们不得不一个个半蹲下避开门上的锁链，再走进教室。当我看到他们时，眼睛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学生”们坐在塑料小凳子上，凯尔比努尔得到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块黑板供其使用。

我不敢转身，因为一些学生在抽泣，几个老人的胡须都被泪水打湿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堂课都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和擦字。

“当我看到他们的脸时，内心就崩溃了。”凯尔比努尔告诉我。“我向真主祈祷，让我不要在他

们面前哭泣。我走到桌子前，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坐在我面前的有留着胡子的老人。他们看起来很可敬，就像你在清真寺里遇到的那种老人。”作为一个一生都被教导要尊重长辈的突厥穆斯林，凯尔比努尔面临一个选择：戴上“绝不留情”的中文再教育系统的面具，或者暴露那个被教导要以礼貌和尊严对待他人的、更真实的自我，并冒着被贴上“两面派”标签的风险——由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一直受到质疑，这种威胁笼罩着所有穆斯林。

“我不假思索地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Assalamualaykum）”这是一句源自阿拉伯语的普通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她说完这句话，学生们都愣住了。“他们看起来很害怕，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做了自我介绍，开始上课。我紧盯着黑板，没有回头去看他们的脸。我不敢转身，因为一些学生在抽泣，几个老人的胡须都被泪水打湿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整堂课都没有回头，只是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和擦字。我讲了四堂课，但感觉好像花了四年时间。”

在这次接触中，凯尔比努尔无法面对被拘留者，无法直接见证他们的痛苦。然而，由于最初她对他们的认同——通过一个被禁的阿拉伯短语的发音，以及她缺乏沉着的表现，以至于需要背对着被拘留者——所以对他们来说，很显然她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也值得同情。在那个曝光的一刻，她的再教育面具脱落了，她成为了一个穆斯林两面派。

“课间我回到办公室，马希拉告诉我要小心说话。她说我应该只说‘学员们好’。我走到院子里，那里没有摄像头。营地主任是一个名叫卡德尔（Kadir）的维吾尔人，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他说：‘你要小心你说的话。你不能说‘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说这句话会被当成是犯罪，你会因为说这句话被拘留。你运气好，今天是我和另外两名警察在执勤。’”

卡德尔所表现出的对工作难度的认识，以及对穆斯林身份的认同，使凯尔比努尔鼓起勇气询问被拘留者的情况。

“我问，‘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他说，‘他们是阿訇和在清真寺工作的人。’”

“我说，‘我下次会小心的。’”

“他又重复，‘这次你运气好，因为我在监控室里。’”

“我问，‘那些学生是什么时候被抓进来的？’”

“他回答，‘2 月 14 日’”

“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吗？’”

“他回答：‘没有，他们只是信教的维吾尔人。你需要小心，在教室里，你头顶上就有四个摄像头。’”

在他的答复里，卡德尔敦促凯尔比努尔将他们和被拘留者区分开来，因为对方信教，所以理

应受到惩罚。这个系统逼着他们漠视其他突厥穆斯林被非人化，而卡德尔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突显了这一点。

凯尔比努尔在恍惚中度过了营地工作的第一天。这天结束后，警察把她送到城市的某个地方，她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回到家。“我丈夫在家，他问我在再教育中心这一天的情况。”她回忆说。“他问，‘那些学生是什么人？’我哭得很厉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震惊，但我要他保守秘密。直到现在，连我的亲戚都不知道。”

凯尔比努尔开始逐渐适应在镜头前表演的压力。有一天上完课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被拘留者问他们是否可以再呆一小时。“我问‘为什么？’他说，‘对我们来说留在教室里更好。’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瞥见过他们牢房的内部。当时，在安装明亮的灯光之前，牢房的光线非常昏暗，地板是光秃秃的混凝土。被拘留者在教室里可以坐在凳子上，但在牢房里，他们必须彼此紧贴着坐在水泥地上，每次都要坐好几个小时。未经允许，他们不得站起来或者躺下。

凯尔比努尔没有回答他，营地警卫立即进来带走了他。凯尔比努尔说：“他们知道如果说话就会被罚。”第二周，这个人没来上课，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次事件之后，班上其他人除了用中文回答课堂问题之外，再也没有说过话。

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营地内一个非人化过程正在发生。一周之内，被拘留者都被剃光了头。几周后，教室被改造成了牢房，以容纳数百名新的被拘留者。他们人数众多，不得不轮流睡在水泥地上。他们极度恐惧，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声音都在颤抖。

采访到这里，凯尔比努尔泣不成声，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他们都很害怕。当我在课堂上问问题时，他们不会正视我的眼睛。一开始他们脸上还有些生机。但是一个星期后，男人的胡子和头发都被剃光了。女性被拘留者一开始留着长发，一周后长发也被剃光了。他们的眼睛失去了活力。我不敢看他们，因为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忍不住伤心。到了晚上，我也无法入睡。刚要入睡，铁链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被迫支持和实施的暴力不仅影响了她的身体，也影响了她的自我意识。尽管她试图在“放心的”外衣下掩饰这一点，但最终这变得不可能了。在营地系统中运作的暴力使她疲惫不堪。侵犯他人的人格导致她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被侵犯。正如人类学家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 Hughes）和菲利普·布古瓦（Philip Bourgois）所指出的，“暴力决不能仅仅从武力、侵犯、施加的痛苦等物理性的角度来理解。暴力在社会和文化的维度赋予暴力以力量和意义”。

在当代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每天都会被国家代理人截查、识别、拘留和审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遭遇是短暂的，很少有言语交流。相反，他们的智能手机和生物识别跟踪档案中包含的数码历史会代表他们发言。如果这类“发言”被系统标记出来，可能会导致在便民警务站或更高级别的分局进行更正式的审问。

这种询问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周一的升旗仪式和互动式的政治教育课程中，他们的政治知识和忠诚度也受到检验。在工作中，会有人观察他们的行为，给他们指派任务。所以他们始

终保持着警惕。这些过程导致了第二种、政治化的审问，使他们内化了自己任由辅警和同事支配的现实。

迪迪埃·法西（Didier Fassin）在写到法国的少数民族和警察制度时指出："他们明白，为了不被视为有罪，单纯无辜是不够的……他们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与他们所做的事情无关，而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有关。"正是通过这种臣服的过程，突厥穆斯林明白，在再教育时期，他们是系统凝视的对象。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没有人是必然的盟友；摄像头和扫描器背后的算法在不停地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似乎没有任何空间完全处于国家权力之外。这一点每天都被检查站和他们的亲戚、邻居、朋友的恐惧所验证。最后，对于被指派在系统内工作的穆斯林来说，那些被视为"不放心的"人的待遇也证实了这一点。营地的非人化作用，以及包围着他们的社会和技术状况清楚地表明，任何穆斯林都可以被拘留。看到这种日常的国家暴力每天都在发生，使人们意识到非人化不是随机的，而是与穆斯林所代表的东西有关。

像凯尔比努尔和巴依木拉提这样的穆斯林，始终是潜在的"不放心的"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汉族同事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危险。对凯尔比努尔来说，这一点被一次事件所证实。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女性被拘留者被担架抬走，脸色苍白。当晚凯尔比努尔乘车回家时，一位在营地教法律的汉族工作人员陪她走了一段路。在相对安全的公交车后座上，这位老师转过头，低声问她是否也看到了那个女孩。"我说看见了，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尔比努尔回忆说。"他告诉我，'那个女人大出血，在去医院的路上去世了。'"和营地里的所有女性一样，她被迫服用一种药来停止月经周期。他直截了当地说："营地里的女人必须吃药防止来月经，因为学校没办法提供足够的护垫。"

凯尔比努尔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知道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民政部在整个地区开始了"杜绝非法生育"运动。她本人当时四十七岁，被迫要定期对国家工作人员强迫她植入的宫内避孕器进行检查。国家文件显示，不接受手术绝育、不接受植入宫内节育器、不接受定期检查的育龄妇女将不会被列入"不放心的"公民名单。非法怀孕将被"及早处理"——这是指强制堕胎。民政部开始对举报违反计划生育的人给予奖励，奖金高达 1000 美元。其他政府文件显示，被送往再教育营的人中有不少，也许占所有被拘留者的 10%，是由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被送往营地的。自再教育营制度开始以来，在南疆的一些地区，维吾尔人的出生率急剧下降了 50%至 80%，部分原因就是对穆斯林生育权的这些限制。

但是当时在车上，凯尔比努尔不知道能否信任这个汉族同事，所以只是点头表示理解。"我没有说话，但我内心很痛苦。他继续不停地抱怨。"他对她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我们许多'学生'其实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曾在韩国、美国、埃及、加拿大、土耳其、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留学。我甚至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这不是二十一世纪吗？现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非常愤怒"。凯尔比努尔继续保持沉默，对他如此公开地提及世界历史事件感到惊讶，那时集中营是优生运动的一部分。在营地工作的剩下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这次共同的恐怖经历，只是继续做他们被要求做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参与再教育系统的汉人似乎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一种赋权和投入的感觉。凯尔比

努尔回忆说，另一位汉族同事忘了她也有一半维吾尔血统，对她说：“现在维吾尔人就像苍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拍死他们。”她以前的一个学生告诉她，他哥哥在半夜被一群武警带走时，一帮汉族邻居聚集在公寓外的大厅里鼓掌叫好。“他告诉我他们在喊：干得好！把他们都抓走！”学生问她：“老师，你总说所有民族都应该团结与和睦相处。但为什么一个维吾尔人被带走时，他们要鼓掌？”因为附近有监控，所以凯尔比努尔被逼只能对她的学生说：“不会的，你一定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会这么说的。也许你哥哥是被送到某个地方接受教育。”凯尔比努尔记得看到这个 10 岁的孩子抽泣时，自己那种无助的感觉。孩子一边哭一边说：“不要骗我。他怎么会头上套着一个黑袋子去上学？如果对警察来说他只是个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抓他？我虽然小，但我不傻！”

自 2014 年反恐人民战争开始以来，汉族公民大多都拥护这一制度。在 2020 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名叫孔元丰的汉族移民告诉我：“因为他们拘留了很多人，很多对维吾尔族并不了解的汉族移民认为，恐怖分子肯定无处不在。”

其他一些人抱怨安保制度扰乱了商业和建设。在 2019 年的一次采访中，另一位来自新疆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运动在 2017 年开始的时候，她的亲戚经常抱怨检查站。乘坐公交车进城时，当维吾尔人被检查，所有的人都必须等着，他们觉得这难以忍受。几个月后“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公交车将维吾尔人留在检查站，汉人则可以继续上路进城。

“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我的亲戚）变得如此明显得种族主义。”卢音告诉我。“他们谈话的主题有 75%在诋毁维吾尔人。”卢音说这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当我 2016 年去的时候，这些话（随意的种族主义言论）每天只出现两三次。现在，人们每天提起的二三十次。”每当谈话中断时，她的亲戚和他们的邻居就会感叹：“维吾尔人太坏了！”然后开始谈论他们如何落后、暴力、忘恩负义。在那逗留的几个星期里，她觉得“他们试图（向她）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辩护”。她听他们说，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对这种情况进行干预。他们告诉她，维吾尔人比电视上看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的非裔美国人要“糟糕得多”，所以营地和“再教育”工作是必要的。

汉人对参加再教育运动的主要保留意见是必须为这项工作牺牲很大一部分生活。那些被派去监视村里维族和哈萨克族的人抱怨说，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工作很枯燥，他们怀念城市生活的刺激，想念自己的家人。他们想回到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原有的官僚工作，或者在国营机构中担任的医生或编辑的工作。被我采访的其中两人告诉我，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被要求下乡，而如果拒绝参加监督计划，就会失去工作。但他们也说，通过参加监督计划，完成任务后可以保证得到晋升。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接受了任务。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己是一个良好市民。

凯尔比努尔说，她觉得这个系统的“邪恶”已经渗入整个汉族人口，甚至开始感染她。有时，她对每天看到的痛苦感到麻木。但在她被分配任务的几个月后，另一个时刻提醒了她，穆斯林的非人化是如何被正常化的。当她乘坐公交车穿过乌鲁木齐南边的一个社区时，一些汉族青少年从她面前的车窗探出头来，对在街边看到的几个维吾尔人大喊：“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当公交车渐渐远离那些维族人，他们互相转过身来，开始讨论为什么那片街区的一些

维吾尔人还没被带走。凯尔比努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什么也没说。“我不敢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把我也抓走。他们被赋予了这种权力。”

智能营地

从北美拘留营的铁丝网和自动武器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通行证和检查站，技术在人口控制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历史学家安·斯托尔（Ann Stoler）所表明的，在殖民背景下，对行为进行分类的技术具有使统治关系正常化的效果，而且是以越来越贴身的方式。在中国西北地区，用于遏制和改造穆斯林人口的“智能”监控系统的技术将这些管控系统的规模和强度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技术使原因和结果之间产生了距离。这可以掩盖或加强其效果。就像科学本身一样，它们提供了有局限的真理主张，但人们往往愿意将其作为标准来接受。总的来说，它们加速了非人化的进程。

在再教育营中，无处不在的警卫、自动摄像头和语音识别技术，部分地扩展了制度的平庸性。在我对凯尔比努尔的一次长时间采访中，她回忆说，在进入营地的第一天，她对警察的驻扎和高科技的警戒感到惊讶。“我很惊讶，有这么多持枪的警察。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学校。”她回忆说。“有这么多警察坐在前厅里，准备应对任何事件。之前他们让我去教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在用枪保护学生。”

当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打开一间牢房的门，让被拘留者去教室时，凯尔比努尔才意识到这些人是被拘留了，而她是身处在一个拘留营里。每个被拘留者都戴着手铐。“我当时意识到，内部文件中关于‘培训中心’的说法与营地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营地（的状况）是无法想象的。”凯尔比努尔告诉我。该地区安全主任朱海仑的内部指示要求警卫不应携带致命武器，但凯尔比努尔说许多警卫甚至在营地围墙内都带着枪。指示中说卫生应该是重点注意的问题，但凯尔比努尔看到基本的卫生设施都被忽视了。当“学生”无法对警卫说出他们想听的东西，指示中没有提到可以殴打和折磨他们，但凯尔比努尔却经常看到它们的发生。

再教育营的设计是为了利用技术控制来制造一个关于营中情况的虚假现实。这一点在营地警卫检查凯尔比努尔的手机时表现了出来。“在到达营地之前，警察叫我们关掉手机。”她回忆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接电话或打电话。到达后，他们强迫我们把手机放在办公室里。只有在离开营地后，才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手机。”

这成了一个标准的程序。每天早上警察接她去营地时，她会关掉手机电源。只有一次，他们把她的手机插入一个类似于巴依木拉提在奇台县使用的装置。“他们只是将数据线插进手机里，之后把手机还给我。我什么也没问，只是像其他人一样给了他们我的身份证，他们也扫描了身份证。”

在营地时，凯尔比努尔一直意识到摄像头的存在。她说：“在教室里，前面有四个摄像头，中间有两个，后面有四个。尽管光线不是很亮，但他们似乎可以看到我们做的一切。”有一天，名叫卡德尔的维族管理者带她参观了“指挥中心”。该中心由多组电视显示器、一个有许多按钮的控制台、一个操纵杆和一个麦克风组成。四名警卫昼夜轮流工作，监视屏幕。如果被拘

留者从地上站了起来或者说了话，“他们就对被拘留者大吼。只要被拘留者动一下，他们就大吼。不准说话！不准说维语！”即使在微弱的光线下，也能看到高清的人脸，这一点让她感到非常惊讶。即使在拥挤到不得不轮流睡觉的牢房里，每张脸都出现在屏幕上，就像微信视频通话里一样，只不过更清晰。如果有人移动，他们的动作会被自动检测到。“当他们做出任何姿势时，摄像头都会捕捉到。例如，如果有人和别人说话，即使是半夜，警卫也会通过对讲机对他们大吼，”她记得。更令人吃惊的是，“警察可以点击那个人的脸，让它在屏幕上放大”。他们可以在瞬间调出被拘留者的姓名和号码。你还可以使用该系统来搜索特定的被拘留者或群组。“例如，如果你想查看 10 号牢房，你只要点击 10 号。”她说。

凯尔比努尔看到的是“智能营地”系统的指挥中心——科技公司大华说该设施建立在“计算机视觉系统、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之上。根据朱海仑批准的手册，营地要“完善外围隔离、内部隔离、防护防御、安全通道等设施设备，确保安全仪器、安保设备、视频监控、一键报警等这些设备到位并发挥作用。”这种“智能”营地计划与地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愿景相呼应，即营地应“像学校一样教学，像军队一样管理，像监狱一样防卫”。

根据私营监狱承包商来邦公司的文件，整个维吾尔地区的监狱系统都安装了人脸识别和所谓的“情绪或情感识别”技术。凯尔比努尔描述说，她在乌鲁木齐的营地看到的系统符合来邦和大华系统的大部分参数。在其最复杂的版本中，这些系统试图通过高清摄像头不断评估面部表情来监测囚犯的情绪状态。这些系统用交替执行“强制中断”和“文化编程”的办法来“消除囚犯的意识形态问题”，前者中断的是囚犯被推断的精神状态，后者确保“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

除了“智能”监控外，该营地还具有高度警戒监狱的所有特征。“从外面看，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营地。”她回忆说。“只有当你走进大院里，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拘留营。当你进到大楼里，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事实就确凿无疑了。每层楼之间的楼梯口都有一个铁丝网围栏。”她当时心想即使是只蚊子也逃不出这个围墙。“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拘留危险罪犯的监狱，就像我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那样。”

让她确定这是一个拘留营的不仅是视觉景象，也不仅是铁链的声音、金属门的铿锵声，甚至不仅是教室里传出的中文朗读声和爱国歌曲的歌声。这些声音不断地困扰着她，但只有她从审讯室听到的声音才能完整传递营地可怖的残酷。“有时我们能听到第一营被拘留者的尖叫声。”她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问卡德尔主任，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审讯被拘留者。他说有一把老虎椅，还有一顶电击帽和手套。午饭时，我能听到尖叫声。”

两面人

在新疆再教育系统的背景下，突厥穆斯林辅警和营地教官往往被视为既是必不可少的，又是可有可无的；既值得信任，又不可信任。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都不能擅自离开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除非他们准备好付出巨大代价。被贴上“两面派”标签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他们。他们说，被置于这种位置给生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由于抑郁症、缺乏睡眠和食欲，

凯尔比努尔的血压下降到危险的水平。她考虑过自杀，把药片放在枕头边，如果警察半夜来了，就立刻吞下去。她无法走路，担心自己会中风，于是被送进医院。巴依木拉提也感到了类似的压力。由于晚上无法入睡，他和他的辅警同事只能以喝酒来应对，甚至在执勤的时候也不例外。

最终，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官员的协助下，巴依木拉提利用自己哈萨克斯坦公民的身份和可能引发国际关注作为威胁，放弃了中国公民身份，逃到了哈萨克斯坦。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凯尔比努尔被允许退休。她觉得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疏忽，她的护照才被返还给她，并被允许到欧洲探望女儿。在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制度性干预之前，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如果拒绝参加再教育营制度，他们同样会被拘留。

营地中的许多画面继续在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的脑海中反复播放。所以当最后来到一个受保护的空间里时，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告诉人们他们被迫参与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瞬间，是认识到自己是作恶者或背叛自己的尊严感的时候——也就是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两面派”的时刻。对于巴依木拉提来说，当他看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妇女，包括年老体弱者，排着队被装上大巴时，他作为辅警将人们关在营地的严重性才真正显露出来。当看到自己的同事和家人被戴上镣铐抓走时，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也可能成为再教育系统的目标。同样，当凯尔比努尔认识到自己在其他突厥穆斯林的非人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时，她被迫转过身抽泣，即使摄像头记录了她的情绪反应。虽然在扮演辅警和教师的角色时可以躲在“放心的”面具后面，但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穆斯林的身份。他们的生命故事和突厥人的脸部特征事先定义了他们——他们的种族特点将他们置于一个总是被怀疑的种族化类别之中。

这些认知的瞬间与社会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描述的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一个法国白人儿童指着法农——一位口才出众的法国演讲家和精神病学家——宣布：“瞧，一个黑鬼！”在对这一瞬间的分析中，法农展示了种族化是如何通过对种族差异本身的评估来实现的。一个种族化的殖民凝视决定了他者的特征及文化身份，使其成为只要殖民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就无法克服的东西。无论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语言说得多好，在法国殖民背景下也就是戴上法农所说的“白色面具”，被殖民者总被认为是残缺的人和潜在的他者——“两面派”。即使被殖民者试图通过模仿殖民者——把自己当成有权获得警察和法律保护的普通国民——来摆脱与其他被殖民者的联系，这些保护也会在一瞬间被夺走。对于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来说，当他们在以前的同事和邻居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时，再教育的“放心的”面具就滑落了。

在印度殖民地背景下考虑法农的去殖民框架时，霍米·巴哈（Homi Bhabha）研究了殖民国家展开复杂统治战略的方式。他发现，一个翻译阶层对这样的体系至关重要。在这种体系的逻辑中，在被殖民的下属和殖民地官员之间活动的翻译阶层，会借用殖民者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然而，正如巴哈所展现的，翻译员的混血形象永远无法完全占据这一角色。相反，翻译员仍然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作为“他者”被允许存在的版本，他们产生了一个巴哈所说的“殖民

者在场的片面幻象”。由于残留的种族特征的痕迹，这些翻译员注定永远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里，稍有不慎就会立刻被谴责。

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的故事既普通又特殊。虽然也许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营地里的突厥穆斯林工作人员都经历过类似的极端精神压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脱离这个系统。相反，他们一直被镶嵌在这些流放地之中，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公开哭泣。

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都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某些方面的暴力变得正常化了。他们越来越难以对所看到的事情感到惊讶。非人化暴力的正常化似乎是拘留营系统中的普遍现象，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共同经验的瞬间是权力得以展现的瞬间。被拘留者的目光所呼唤的深刻而负面的经验显示了殖民国家的权力。同时，积极见证的瞬间，在他人身上认识自我并分享他们的痛苦的瞬间，也可以产生反殖民主义拒绝的形式。这些类型的瞬间永远改变了巴依木拉提和凯尔比努尔的生活。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我关注的正是这些类型的瞬间。收集和翻译它们，可能可以推动世界去见证突厥穆斯林的苦难。有一句维吾尔族谚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反殖民主义的冲动：“滴水成湖”（维语：tama-tama köl bolar）。

我在 2018 年去新疆调研时采访的一位维吾尔妇女告诉我，她认识的许多辅警都有自杀的念头。其他人告诉我，他们在再教育系统内工作的亲属晚上回家时经常哭泣。凯尔比努尔说，自从那天背对着被拘留者在黑板前哭泣后，她每次吃馒头的时候都不能不想起被拘留者挨饿的境遇。“当我看到下雪，我都忍不住要哭。因为我想到了他们，我想到他们在寒冷的牢房里受冻的样子。”

第四章 动物

2017 年中旬，一位名叫阿迪别克（Adilbek）的哈萨克族农民从几个月前移居到哈萨克斯坦，随后又回到中国。为了完成搬迁，他需要将他租赁的大约 100 只羊从当地工作队那里赶回。他回到离薇拉的家乡不到 30 公里的家乡后的第二天，当地警察前来将他的护照带走。他解释说，他只是暂时回来，并需要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来赶回工作队的羊，并将近 2000 英亩的山地草场转让给新业主。阿迪别克回忆说：“我解释说，我的妻子和孩子已经是哈萨克斯坦公民了，而我也计划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我说我会在准备好时来拿我的护照。”

在他完成了牲畜驱动和业务交易后，阿迪别克回到警察局要求拿回他的护照。他们告诉他需要从官僚机构中的不同办公室获得六个认可章。阿迪别克说：“所以我去拿了。然后他们说我需要七个章。他们说我必须重新开始。于是我就开始这样做。然后他们说不需要你参与。我们会为您办理，并在准备好时通知您。”此时，由于北京召开的第十九届党代会的原因，全国的官僚机构都关闭了，因此当地当局告诉阿迪别克，他们将在另外 50 天后才会处理他的护照。

表面上，阿迪别克似乎陷入了系统的繁文缛节之中。但阿迪别克发现，有一种更具破坏性的

力量在起作用。他被归为一个不可信的“极端分子”类别。当警方再次收回他的护照时，他们打电话给他。他们说，为了继续进行（护照更换），他们需要将他送到医院进行健康检查。但是有些事情似乎不对劲。他们没有告诉他，他被逮捕了，但是他们拿走了他的鞋子，给了他一双没有鞋带的布鞋。阿迪别克回忆说：“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因为我认识他们所有人。他们和我一起长大。”

健康检查很快就结束了——抽了个血，录了个声音，扫了个虹膜——但是警方说他们需要去一所学校。他说：“当我们到达‘学校’时，我看到它有一扇厚厚的黑色大门。他们进门之前就戴上了手铐。”一看到集中营的大门，他就知道事情肯定不对劲。“那时我非常害怕，”阿迪别克记得。他换上了一套灰色的运动服，头戴一顶黑色的兜帽。“带我去那里的辅警告诉我，我要被关进集中营。他们问我，‘你做了什么？他们让我们来接你去那里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过，所以我恳求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那里。当他们把我拖进黑暗中时，我尖叫着。”

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清真标准概念中，准备屠宰的动物在等待轮到它们时不应该目睹其他动物的死亡。相反，在祈祷祝福之后，死亡应该是迅速和出乎意料的，迅速地割断喉咙。阿迪别克感觉到，这就像他的邻居们为他准备“黑门”后的生活一样。这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经常用来指代集中营的委婉说法。他们不希望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容易处理他。也许是因为他们关心他，希望他的社会死亡能够迅速进行。阿迪别克永远不会确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阿迪别克经历的非人化程度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我们被当成比狗还要不如。”和我接触过的其他十几位前被拘留者一样，他的生活变成了为生存而奋战。

一台非人化的机器

阿迪别克在他所说的“监狱牢房”里度过了他被拘留的头六个月，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门非常厚”。门上有一个洞，看守通过这个洞将食物递给被指派为“班长”的两名囚犯。水泥房间里有九张双层床和一个蹲式厕所。有两个摄像头，靠近房间前面的一个是扬声器和音频录制系统。晚上他们不关灯。

当他进入牢房时，营地工作人员解开了他的手铐，并告诉他他被分配到了一张高铺。但是他们告诉他，在白天他不允许坐或躺在床上。相反，他必须挺直身子坐着。在采访中，阿迪别克演示了这种端正的姿势，他的胸部挺出，头高高地举着。“在他们给我们带来凳子之前，我们不得不像这样坐在床下数个小时，盯着墙壁或墙上的电视。你不能随意移动。你必须得到许可。”与薇拉东边 30 公里处的营地一样，在自动化监控系统和监视器的监控下，被拘留者被迫大部分时间保持绝对静止——这种身体折磨阻止了他们的放松，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破坏。“他们坐在这些床之间的塑料凳子上，背诵规则。无论你是否懂中文，你都必须背诵。因为人们必须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所以有很多人肠子‘掉下来’了。”巴依木拉提回忆起奇台县集中营，许多被拘留者患有直肠脱垂。“当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时，他们最终被允许去看医生。”他继续描述被拘留者如何被罩头、铐着手铐，并由装备自动武器

的警察押送到医院，这与薇拉的经历相同。

另一位名为派孜莱特（Payzilet）的前被拘留者被关在与阿迪别克相同的营地女区，她回忆说，这些消化道健康问题还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水分、食物和纤维不足而更加复杂。“经常发生的是，在我们分配的时间内我们无法上厕所。”她说，“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每天只喝一两碗清汤，吃一两个馒头，没有茶。如果你几乎不喝水，就很难快速上厕所。”

我采访过的每个前被拘留者都说晚上很难入睡。阿迪别克回忆道：“我们的牢房里有二十三或二十四个人，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必须侧身睡觉，头对脚。与派孜莱特和薇拉的经历一样，他们不能用手或毯子遮住脸挡住光线。他们不仅被摄像头监视，而且每晚两名囚犯被指派站岗看守。“如果你说话或动一下，或者如果你没有报告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你可能会被带出去打。”阿迪别克说。

在前六个月里，被拘留者除了每周的淋浴之外，都没有离开牢房。“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看习近平的视频。”阿迪别克说，“周末我们会看几个小时，总是关于中国繁荣的。”他们不允许说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我们假装写汉字，在不动嘴巴的情况下低声交谈。你来自哪里？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有些人说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有些人是伊玛目，有些人卖带有宗教教义的存储卡，有些人说他们的手机上有一些宗教内容。”

墙上有一个扩音器。它每天早上会把他们吓醒。五分钟内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床铺，“就像在军队里一样”。警卫没有进入牢房进行检查，他们只会透过门上的洞或监视器观察。“他们不会进来检查，除非有什么东西坏了。如果他们进来，他们会对我们喊抱头。”阿迪别克跳起来，演示了这个姿势的样子：双手扣在脖子后面，把头拉下来，一边蹲着，他做起这个屈服的姿势显得非常轻松，似乎他在生活中已经做过很多次这种屈服的姿势。

每周一次，他们被允许洗淋浴。由于所有二十三个人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来淋浴，而且只有五六个冷水喷嘴，他们尽力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我们必须抱头等到他们开门，然后我们才能跑去淋浴。我们都争着这样做，拉扯着其他人。如果你不先到那里，你就不可能洗淋浴。他们给了我们毛巾、牙刷和一些肥皂方块，我们必须抢着用。总是有打斗，但警卫会对我们大喊，所以我们总是很快地完成。”

这个集中营的机器让囚犯们陷入了矛盾。为了保持尊严，他们想要保持清洁。为了生存，他们想要有足够的食物。但因为集中营把这些东西变成了稀缺资源，他们被迫相互竞争。然而，警卫们的警棍、电击器和老虎凳等残忍手段，让他们的这些愿望经常被恐惧所压倒。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和展示他们是动物，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警卫的心情。“警卫有警棍和电棒，”阿迪别克回忆道。“如果你反对他们，他们会打你。我看到他们打我们很多次。这很常见。当你不遵守规则或者反驳他们时，他们就会打我们。”

阿迪别克说，有时候警卫会猛烈地打他们，好像是在惩罚他们，但有时候则像是“牧羊人引导绵羊一样引导他们”。当他们不说“国语”或普通话时，他们就会受到严惩。如果他们“过界了”，就会受到管教。一位曾在南部城市阿图什的拘留中心与维吾尔囚犯一起被关押的汉族男子说：“警察认为他们打我们是在教育和改变我们。他们不把我们当做真正的人看待。”这

些形式的身体虐待和训练与普里莫·莱维在奥斯威辛的回忆产生了共鸣：“有些人是出于纯粹的野蛮和暴力打我们，但有些人在我们承受负荷时，几乎是用爱心打我们，随着抽打而发出劝告，就像车夫对待愿意拉车的马一样。”

阿迪别克表示，他和许多其他的被拘留者尽量遵守规则，以免被打。"但有时候我们即使只是在走路，他们也会打我们。他们总是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大声嚷嚷着。他们叫我们牲畜，动物。他们大声嚷嚷着：'走，走，走，你这头猪！'"低层级的警卫大多是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他们受到汉族监管人员的监视，但他们都用中文大声斥责被拘留者。被拘留在阿迪别克所在营地女性区的哈萨克族被拘留者派孜莱特说，一个特别残忍的女维吾尔警卫叫阿依古丽（Aygul）会叫汉族男警卫来打她认出来的维吾尔女性被拘留者。她记得阿依古丽会说："我记得你过去戴过面纱，你应该被打。"一位名叫叶尔詹·库尔曼（叶尔詹 Kurman）的哈萨克男子在接受德国杂志《时代周刊（Die Zeit）》的 2019 年采访时说，在他所在的一座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营地，维吾尔和哈萨克警卫告诉被拘留者："你们没有说话的权利，因为你们不是人。如果你们是人，你们就不会在这里。"

在阿迪别克看来，警卫对待他们的方式是系统的。集中营的机制反映了看守的心态，他们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阿迪别克说：“警卫的族裔并不重要。”他摇了摇头，“他们有一个领头的老板，让他们这样做，而且一切都被摄像头记录下来。老板来的时候，警卫会在走廊里大喊‘抱头’，整个大楼都回荡着这个声音。负责人姓王，是汉族人。他似乎随时都会来。他来了有些人会害怕的尿裤子。”

在乌鲁木齐的集中营里，凯尔比努尔说卡德尔报告给的那个汉族人也是这样。当卡德尔接到扩建集中营的命令时，他问：“每个房间要住 15 个人吗？”他告诉吉尔比努尔，那个党的官员笑着告诉卡德尔：“我不是让你建酒店，我是让你建集中营，每个房间应该住 50 到 60 个人。”

剥夺维吾尔族人的人性是党国中央领导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强制实施的。2014 年，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将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描述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媒体开始展开宣传，将被视为极端主义者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描绘成大幅壁画和地方媒体出版物中的害虫和恶魔。建立一个非法的“智能”集中营系统，可以将被视为“不可信”的所有穆斯林驱逐出境，这种妖魔化现象得到了常态化。这就是为什么凯尔比努尔的学生的汉族邻居们会为当地的维吾尔族男子被带走而鼓掌——又抓住了一只老鼠。

感官再教育

我采访的所有前拘留者都说他们的世界开始围绕着食物、如厕、用中文唱歌和背诵展开。外部世界开始淡化。被迫在工厂工作的拘留者叶尔詹·库尔曼说，在集中营被拘留的前两个月，“我想起了我的妻子马伊努尔和我的三个孩子。”但他回忆说，“后来，我只想着食物。”像其他历史时期被拘留但没有正式判决的囚犯一样，时间的节拍由生存的节奏决定。

感官体验，包括味觉、嗅觉、听觉和疼痛，都被融入了囚室墙壁上的规定中。"集中营的一

个规定是禁止囚犯食用清真食物,"阿迪别克回忆道。“你只能吃到他们提供的食物。每次他们会给一个碗，甚至不够吃。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或两个馒头。很多人总是感到饥饿。门下方有一个开口，他们会把食物倒进碗里。”

接受这种食物的过程与唱爱国歌曲或反复念诵规定的标语紧密相连，并受到摄像机和音频系统的密切监视。在阿迪别克的案例中，“班长”——像薇拉这样被指派监视其他囚犯的人——在他们全体肃立并尽可能大声唱歌后，会从门上的开口接受食物。此时，电视上会开始播放音乐，他们会合唱中文歌曲。"有时他们要求我们在吃饭前唱五六首歌，"阿迪别克说。“当你饥饿的时候，按照他们的要求唱歌非常困难。有时他们会对我们大喊，'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就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游戏一样。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房间唱错了。整个集中营，我们每个牢房都尽可能大声地唱歌，当电视告诉我们唱歌时。”

在另一次采访中，被关押在女性区域的派孜莱特证实了为保持生存而唱歌的做法。“有时我们不得不唱数十次。即使是那些因为不会中文而不知道歌曲含义的老年人，他们也必须唱歌。如果他们没有完成唱歌的义务，他们就要蹲在地上两个小时。我要负责，因为我是'班长'。有时年轻的囚犯会请求代替他们受罚。”有时候，派孜莱特能够为生病或不能蹲下的人谈判争取一个较轻的惩罚。她示意着，手放在肩膀高度，“他们会让他们站在墙前，双手平放在墙上。如果他们的手掉下来，他们就得重新开始。”所有这些都在摄像头的监视下进行，确保囚犯像疯狂版的真人秀比赛选手一样遵循这些身体指令。

即使在集中营之外，人们也明白唱歌和反复念诵与集中营内的食物供应有关。我在 2019 年采访的汉族妇女卢音告诉我，在政府拜访维吾尔家庭时，她的主人告诉她，在集中营中，“警卫会问，'谁提供你们的日常食物？'答案是'习近平！'如果你不这样回答，你就没有食物可吃！”

被关押数月后，派孜莱特和阿迪别克开始每周上两到三次课。与大多数集中营一样，他们与教师之间有一个障碍物。“椅子被锁在桌子上，无法移动，”阿迪别克回忆道。“他们离桌子太近了，桌子碰到了我们的肚子。”

在乌苏的集中营里，他们的老师是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他们教他们小学程度的汉字和拼音，尽管一些被拘留者有大学学历。他们教他们越来越多的爱国歌曲，让他们背诵习近平的名言。像阿迪别克这样不懂中文的人，是从其他学生那里学习的。“他们告诉我们，'你不是来学习的，你知道不知道无所谓。你是被惩罚的。'”

因此，他们不在乎其他学生写阿迪别克的每周“思想报告”，而他自己没有阅读的能力。“我想它说的是像'我犯了罪，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现在我正在学习 75 个极端主义法律或 15 个其他法律等内容。'我认为它提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我不太清楚，因为其他人帮了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常例行的暴力包围了被拘留者。长时间坐在凳子上，赶时间洗澡，再加上饥饿的饮食，使他们感到麻木。在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当被拘留者被允许走出牢房时，凯尔比努尔和其他集中营工人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由于牢房的铁门被短链条绑着，只能开启不到一英尺，当被拘留者被送到教室时，他们必须一个一个蹲下来出去。“当被拘留者被放出牢房时，他们必须爬行而不是走路。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做时，汉族卫兵嘲笑他们。被拘留

者必须像狗一样爬行。”被拘留者自动、默默无声地这样行动，一个接一个地蹲下，试图不引起注意，这让他们看起来像受惊的动物。

她还注意到，在没有通风管道的牢房里，卫兵经常捂住鼻子或戴口罩来避免气味，就像清洁工人接触到污垢一样。“当他们被允许去上课或淋浴时，所有的汉族卫兵都会戴上口罩，”凯尔比努尔回忆道。“当门打开时，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会弥漫整个楼层。当我有机会看一眼里面，看看那个味道来自哪里时，我看到他们在床尾附近放了一个桶。我想象着其他人看到有人使用那个桶的样子。他们只让他们每周清理一次桶，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它。他们必须生活在那个令人讨厌的气味中。”

凯尔比努尔注意到，在集中营的其他区域，每层楼都有卫生间，被拘留者每天可以使用一次。但他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否则他们就会冒电棍电击或木棍殴打的风险。粪便和汗水的气味变成了恐惧和非人的气味。即使被拘留者习惯了，这也影响着集中营工人。2018 年初，一名在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县工作的汉族拘留工人指出，每天他协助抓捕的数百名被拘留者的气味充斥整个空间，让他失去了食欲。

2017 年 6 月的某个时候，卡德尔要求凯尔比努尔把一个大袋子带到集中营的工作室。当她问袋子里面是什么时，一位同事告诉她，里面是给被拘留者的新内衣。因为在这个集中营里没有淋浴，他们已经数月没能清洗自己。“他们的内衣太脏了，味道很臭，所以卡德尔想让卫兵们在给他们送蒸馍的时候通过门上的洞分发内衣。”

在另一个场合，她看到汉族卫兵在院子里笑着看着一堆堆被拘留者的制服。在户外，气味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准备把制服煮沸。“我能看到到处都是虱子。卫兵们笑着告诉我，'这些虱子真是太难对付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笑话。”成千上万的被拘留者被关在牢房里的痛苦似乎并不重要。

医护室里的死亡

在他们入住几个月后，阿迪别克和派孜莱特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集中营，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养老院，位于乌苏市的西北侧。在转移之前，阿迪别克说他听到了谣言：“那里会更自由，食物会更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在养老院集中营的牢房里，有六张上下三层堆叠的床，像中国火车上的卧铺。狭窄的床之间只有 1.5 米的空间，白天被拘留者不允许坐在床上。阿迪别克的牢房里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淋浴间。

但几乎立刻，阿迪别克发现在他的新环境中，纪律更加严厉。“我是唯一的哈萨克人，”阿迪别克回忆道。“其他人都是维吾尔人。警卫对我们非常粗鲁。他们更经常地打人。他们会用脚踢我们或用棍子打我们。在集中营的第二天，卫兵们进来喊道，'抬起你们的头！抬起你们的头！抬起你们的头！'幸运的是，我能在别人面前躲下来，所以只被轻轻踢了一下。但其他人，甚至是老人，被严重踢了。他们故意用靴子踢人的裆部。他们想伤害他们。第二天，一

位老人站不起来了。”

最终，他们发现阿迪别克并不是维吾尔人，他被错误地安排在了维吾尔人的牢房里。“卫兵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哈萨克人？’他扇了我们的“班长”一个耳光。卫兵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蒙古族人和七个其他的哈萨克人。转移后，他们就不再打我们了。但我们可以听到其他房间里的人因被打而尖叫。他们对维吾尔人的虐待肯定比对我们更严重。”

派孜莱特的新牢房设备不太好。“我们只有一个桶用作马桶，”她回忆道。“上面有一个摄像头，但逐渐地我们习惯了在彼此和摄像头前使用。有时候桶会溢出，卫兵不会让我们把它拿出去。”由于派孜莱特被指派为牢房的“班长”，她试图请求更频繁地清空便桶。“我告诉他们，‘这不卫生，会催生传染病。’”但警卫们只是无视了她。他们逐渐习惯了在恶臭中生活。

后来，派孜莱特的牢房正上方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半夜我听到一声巨响。”几乎立即，整个集中营的侧楼灯光熄灭了。然后，派孜莱特听到有人奔跑的声音。第二天，在他们的课堂时间里，她听到了一些关于那个巨响的耳语，那是一个维吾尔女子自杀的声音。“她头朝下从第三层的床上跳下来，”派孜莱特告诉我。“她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被送到了孤儿院，所以她自杀了。”她的牢房里的其他人说，他们用她的铺位上的毯子包裹了她的尸体，把它拖走了。不久之后，官员们在集中营里建立了一间医护室。她认为这是为了掩盖任何其他“异常死亡”。尽管阿迪别克被关在集中营的另一个部分，但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证实了派孜莱特所听到的大致情况。“我也听说有人自杀了，”他说。

无力感

在再教育营里，很难保持对外界生活和亲人的情感联系。有时，这种脱离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帕伊孜莱特回忆起，当她第一次到达营地时，和她一起被关押的年轻母亲们正在为自己的孩子哭泣。“许多年轻女性因为被迫放弃孩子而尖叫。然后警察来了，把她们带走了。几个小时后，女性们回来了，沉默不语。她们被虐打了。”通过偷偷的耳语，她得知有些人被迫丢下了婴儿。“有一个人告诉我，她的丈夫也被抓走了，没有人照顾她的孩子。”

一位来自中国边境附近县城的哈萨克族女性告诉我，当她的姐姐纳苏鲁·莱维（Nursulu Levai）和她的丈夫被抓走时，他们留下了孩子，孩子们被送到了另一个“营地”，也就是儿童营。“他们的孩子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她眼含泪水地说道，“他们最大的孩子已经六岁了。当他和他的弟弟每周被允许去看望他们的祖父母时，他们会乞求他们的祖父母。起初他们用哈萨克语乞求，‘请帮我们找到妈妈和爸爸！’然后他们开始用中文问这个问题。他们不再说哈萨克语了。现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他们非常安静。”中国政府的文件显示，在一些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多达 70%的五岁及以下儿童现在被送到以普通话为主的“仁爱幼儿园”中，而他们的父母则被关在监狱、营地或工厂中。家庭分离现在已经成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孤立、家庭分离和持续的监视让人感到彻底的无力。对于阿迪别克来说，在营地里生活中最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被迫一遍又一遍地歪曲现实。在与亲戚在营地附

近的探视区进行每月一次的探视时，这种经历尤其令人痛苦。“当到了看望亲戚的时间，我们被带到探视区，头上戴着黑色头套，手铐在身后，”他说。“在我们进入探视区之前，卫兵们把我们的手铐和头套摘掉，也把他们的警棍放下，这样我的亲戚就看不到这些了。总有人在看着，做笔记。我们必须说‘一切都很好’。在我们进去之前，他们说，‘不要哭，不要谈论你的问题。你必须说一切都很棒。’”

尽管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阿迪别克被迫说的话并不是真的，但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个虚假的现实。“有摄像头，他们在看着一切。我们不能说任何话。我只会问我的亲戚能否看到我的孩子，他们能否联系到他们，他们只会摇头。他们不会独自前来。他们会和村里的领导（队长）一起来。他们也非常害怕。”后来在哈萨克斯坦的安全环境中，回忆起这段经历让阿迪别克流泪了。他用手背擦去泪水，深吸了一口气。“如果你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利，不能说出你所经历的事情，那么活下去非常困难。”

阿迪别克从来没有理解为什么他被带走。“当我设法和其他人交谈时，我意识到他们都是无辜的。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不会被释放。我大声喊叫，多次询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他们面前哭了很多次。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知道谁把我带到那里。有时他们会说我肯定自己知道我的罪行，因为把我带到那里的人抓了我。”拘留似乎没有任何结束或逻辑的迹象。

营地时间迫使人们无限期地暂停了他们的生活。在 2019 年一次得到官方许可的营地参观中，一位北美记者偷拍了一张刻在牢房墙上的维吾尔文铭文照片。上面写着，“这个宿舍是一个杰出的宿舍。挺住，我的心。”我采访的许多前囚犯都说，营地最困难的一点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释放，甚至不知道何时会被释放。他们无法控制身体的运动、言语、饥饿和疾病，这使他们身心俱疲，远离营地外的亲人。他们被要求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来维持生命，时间就这样过去。我采访的一些前囚犯，如阿迪别克，说他们经常想到自己的孩子，但其他人说他们忘记了重要的日期，有些情况下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想起家人。生日、母爱和家庭的时间被营地时间取代了。除了立即的吃喝、上厕所、保持健康和守规矩外，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这种时间的消失让人想起了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的一段令人心悸的文字。“几个月、几年过去了，对于遥远未来的问题，对于未来的远景，已经变得苍白无力，在今天、明天、后天、面包和饭菜、蒸汽暖气、生病和医生、能否翻身的问题面前，已经全部消失了。”

第五章 被禁锢者

埃巴哈提·奥塔拜的噩梦始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当时他正在乌鲁木齐附近的一个矿场卸货。保安告诉他，来自他的家乡塔城的警察正在找他，而塔城距离边境的哈萨克斯坦有六个小时的车程。前一天，他们审问了他并没收了他的智能手机以供检查。虽然他觉得他们如此远距离来见他很奇怪，他们并没有告诉他他被逮捕了。作为一个不虔诚、从未违法过的中年哈萨克族男性，他并不真正害怕。“我不是罪犯，所以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回忆道。“只有一个事情让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是一名卡车司机，所以可能有未处理的交通罚单。”

然而几个小时后，当他被铐在“老虎椅”上回到家乡时，一种深深的恐惧笼罩了他。这种恐惧从未离开过他。“他们告诉我‘坐在这里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有没有去过清真寺，或者在哈萨克斯坦做过祷告？你为什么去哈萨克斯坦？你和瓦哈比派的穆斯林有过联系吗？你喝酒吗？’”他告诉他们，他确实喜欢喝酒，有时甚至会说脏话，但他觉得他们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他们说我的手机上有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你为什么用这些应用程序？’他们问。”他回答说，他在哈萨克斯坦有很多朋友，他们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所以他在回到中国照顾生病的父亲之前下载了它们以便与他们交流。这些应用程序在中国也无法使用，所以他认为它们并不重要。“你们自己看看，我没有发送任何非法内容。”然后他记起来，虽然他真的不是很虔诚，但在他知道这些视频是非法的之前，他分享了一些宗教视频。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们用镣铐把他带到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体检”，这种检查所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都接受过：从各个角度拍摄他的脸部照片，采集血样和指纹。“他们录制了我的声音并进行了虹膜扫描。”大约凌晨 2 点，他们将他带到了看守所，在那里他被铐在沉重的镣铐里。一个看守对他说他现在在监狱里，并用金属棍子砸了他的头顶。鲜血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们把他带到了一个满是穆斯林预备罪犯的牢房里。

在整个地区的再教育营中，从奇台到喀什的故事重复出现，牢房里的其他人告诉他们，他们被带走是因为他们买了去土耳其的机票；一位哈萨克人因在哈萨克斯坦学习被拘留。有些人被关在那里是因为他们祷告太频繁或戒烟。还有些人因为给或者借了现金贷款，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还有一些人因为允许别人使用他们的身份证注册 SIM 卡。

“当他们听说我因为使用 WhatsApp 而被关在那里时，他们告诉我我肯定要在这个中心呆很长时间。”结果，在这个看守所，大多数被拘留者都是与哈萨克斯坦有联系的哈萨克族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使用 WhatsApp 而被拘留。

埃巴哈提在那个看守所度过了接下来的 98 天。由于这是一个预审监狱，他的待遇比正式的再教育营更加残酷。“他们在早上 6 点钟叫醒我们，然后让我们在牢房里跑步。由于我们不得不戴着沉重的镣铐，所以很痛苦。有时我们的脚踝会出血，”埃巴哈提回忆道。“然后我们应该坐在我们共享的平台的边缘上，不动不说话。我们不被允许移动。有些人最终会动一动，然后他们就会被打。”

埃巴哈提害怕这些殴打，因为它们会带来不仅是当下的痛苦，而且还会持续数天。“他们用长约1.5米的木棍打我们的屁股。看守会让其他人面对墙壁。然后被惩罚的人会趴在平台上，两个看守用木棍抽打他的屁股。这样被打过之后，几乎无法坐下来，但第二天你又必须再坐很多个小时，否则你会再次被打。”

这种残酷行为逐渐渗入到牢房里的生活中，并开始改变他们。被拘留者之间会发生争吵和打架。“我和牢房里的其他人吵架，然后看守打了我。”埃巴哈提发抖了一下，沉默了下来，摇摇头，好像试图忘记。

最终，埃巴哈提被转移到了塔城另一侧的一个营地。与位于东南部三百公里的乌苏一样，新的营地是一个改造过的养老院。在两侧都有辅警的情况下，埃巴哈提和他的牢房里的其他人

被装进了面包车。“我们被铐着手铐、脚镣和罩着头套。整个路程警笛一直在鸣叫。”

像所有其他营地一样，他们不被允许在白天坐在床铺上。灯从未熄灭过。他们坐在凳子上为自己的饭菜唱歌。他们观看无休止的中文政治教育讲座。由于他对中文有一定的了解，这些课程、唱歌甚至是每周的“思想汇报”对埃巴哈提来说并不太困难。他是幸运的人之一。

宠物

事实上，埃巴哈提认识一些老师。他们曾是他的同学或同事。其中一位老师请他帮忙管住囚犯。他说他们必须坐直，热情地在课堂上背诵，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埃巴哈提记得他带头让其他人高声说，“谢谢习大大”，并且他还背诵了 22 首不同的爱国歌曲。

此时，埃巴哈提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他低沉的嗓音响彻整个房间，开始唱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笑了，觉得这听起来多么荒谬。

2018 年 11 月，在他来到养老院大约一年后，营地当局问是否有人想要缝制衣服和做其他工作。几百人自愿报名，但只有 150 人通过了必要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测试才能开始工作。再次，埃巴哈提成为了这些成功故事之一。

新工厂与营地在同一区域，但在不同的建筑物里。在新建的钢结构内，他们安装了约三百台缝纫机。两位汉族女性负责管理囚犯，向他们展示如何缝制校服的零件，然后随着他们技能的提高，开始制作印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标志的布餐巾。晚上，囚犯们返回教室，准时唱爱国歌曲并学习政治思想。当埃巴哈提向我讲述这些时，他又开始唱歌了，脸上露出一种广泛的讽刺微笑。他哼了一声，笑着说，“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报酬。否则，”他开玩笑地说，“我就留下来了。”

新工作制度进行了一两周后，两位汉族工厂管理员告诉囚犯们，有访客来观看他们的工作。“他们让我们跟着他们用中文重复应该说的话：‘我曾是一名失业人员。我自愿来这里学习技能。这就是党关心我们的方式。’”

当访客来时，他意识到他们是记者。他说他站在工厂车间的后面，所以甚至没有机会背诵记忆的台词。“他们问了一些站在前排的人问题。”对他来说，记者似乎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感到满意。

2019 年初，埃巴哈提意外地被释放了。他的妻子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并请愿让他回家。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被拘留在旧公寓附近的社区巡逻队总部。“我不能出去。我知道如果我没有监管就出去了，我会被送回营地。所以，我为五名巡逻队管理员做饭，清理他们的办公室和厕所，为他们烧开水。”

两名负责社区囚犯和前囚犯的民政部门的汉族女性成为了他的“生活导师”。每个星期一，他都跟着她们去社区巡逻队前的旗杆参加升旗仪式。“每次我都大声地自我批评，说我以前不理解党有多么关心我。现在我珍惜党了。我唱着我在营地学到的歌。”

他说他一直保持着微笑。每当有人接近他时，他都会鞠躬点头，只说中文。“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仍然觉得自己不是完整的人。”模仿他那种被再教育后的微笑，他说，“我只能对他们所问的一切回答‘行行，好好’。我就像他们的宠物。”

“这就是再教育教给我的东西，”他大笑着说。

不自由的工人

在埃巴哈提开始在养老院营地工厂工作几个月之前，古孜拉（Aeulkhan）从距离他的营地约 600 公里南部的伊犁营地被转移过来。39 岁的古孜拉是一位有着年幼幼儿的母亲，在拥挤的牢房里与多达 60 名囚犯一起遭受了长达 15 个月的可怕虐待，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如果囚犯在洗手间呆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她们就会被电棍击中头部。她们密集的剪发掩盖了一些淤伤。高级官员访问营地前，囚犯们被给予染发剂来使头发和头皮变黑。他们被告知在检查期间要保持微笑。

由于她所谓的“预犯罪行为”相对较低——尽管根据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的文件，所有在营地中的囚犯实际上并没有犯罪——古孜拉被安置在一所安全性最低的营地。她被标记为“不可信”的原因是之前曾到访哈萨克斯坦，并且看过穿着头巾的土耳其电视节目。在她所在的营地区域，思想上的再教育比较少。相反，他们每天整天学习中文。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是不被允许的。

当她从营地释放出来时，古孜拉认为她可能会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是在几天之内，一位当地村领导带着一份文件出现，说她必须到一家手套工厂上班。当她到达工厂时，她认出了她的新老板，王兴华总经理。她曾在营地里看到过他，当时他和营地官员一起参观。她猜测他一定是在她还在营地的时候就挑选她到他的工厂工作。

王兴华与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蠡县华伟手套制造厂签订了合同。他在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一次国家电视采访中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已经招募了六百多人。”这六百个政府“招募”中有两个是叶尔詹，我在前一章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还有古孜拉。

在采访中，王继续说道，自 2017 年新工厂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超过 600 万美元的销售额。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达到一千名工人。我们计划在 2019 年年底之前为一千五百人提供就业机会。”事实上，位于伊犁的手套工厂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总部所在的河北省少于 200 名员工的工厂的产能。将制造业转移到新疆对于这家公司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该公司将 96%的皮手套销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

但是指数级增长之所以如此容易，还有其他原因。自 2018 年以来，国家提供了补贴来建立工厂和从新疆运输货物。工厂的建设经常由中国东部地方政府作为“对口支援”计划的一部分进行资助。新工厂销售额的高达 4%被补贴，以支付从新位置运输的费用。最重要的是，附近的营地中有成千上万的绝望、受创囚犯，如古孜拉，他们成为了可用的劳动力储备。

自 2017 年以来，工厂涌向新疆，以利用与再教育营系统相关的新建工业园区以及随之而来的廉价劳动力和补贴。2018 年末，该地区的主要发展部门——新疆改革发展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称这些营地或“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已成为经济稳定的“载体”。由于这一体系，新疆吸引了“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重大投资和建设”。由于中国超过 80%的棉花来自新疆，因此对中国纺织和服装相关行业进行了特别强调。为了至少部分地缓解东海岸汉族移民工人工资上涨的压力，到 2023 年，国家计划将超过一百万个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工作岗位迁至该地区。如果成功，意味着中国每十一个纺织和服装行业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在新疆。伊犁手套工厂的 1500 个工作岗位是这一数字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有三个主要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强制分配到新建工厂中，成为再教育劳动体系的一部分。首先，许多营地的囚犯被分配到营地内或毗邻的工厂。就像埃巴哈提一样，他们白天被分配在同一个营地工厂内工作，晚上又被关在营地里。

其次，一些新建的区域中心工业园区则是由一些被释放的人（如古孜拉）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混合组成的。这些剩余劳动力是由政府官员从自雇的农村农民和城市周边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之前在传统行业和服务行业找到了零工。加入这些城市工业园区的被释放的人通常晚上被关在锁定的宿舍里。一些“剩余劳动力”（就像中国东部的移民工人一样）被允许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或在区域中心自由选择住宿。

第三，新建的县级和规模较小的“卫星工厂”则是在农村地区为维吾尔工人提供工作机会。这些主要是有年幼子女的女性工人，由当地村庄和乡镇级别的当局指派工作，他们的孩子在日托设施中照看，而丈夫则在城市工作或被关押在营地中。虽然这些生产线的强制程度不同，但它们都会导致家庭分离，并依赖国家和私人工厂主在说中文的环境中进行培训和纪律训练。虽然他们有时晚上可以回家，像营地的穆斯林工人一样，但他们没有被允许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辞职。他们都处于被强迫劳动的系统中。

正如与营地系统相关的国家工人使用的文件所指出的那样，拒绝“扶贫”计划（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指派工厂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指派劳动的委婉说法）被视为不可信和宗教极端主义的迹象。基层国家工人与警察局、私营和国有企业合作执行该活动，负责为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提供员工。他们经常陪同工人前往工厂，并有时充当工厂管理和工人之间的中介。他们还在工厂和宿舍里执行纪律。在与基于市场的合同法律所关联的所谓“自由”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些国家当局似乎认为，穆斯林工人不想与非穆斯林接触是唯一的原因，因此不愿意被分离开来，在由汉族管理的工厂中低工资工作。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回族人强迫在说中文的环境中工作，可以被国家工人和雇主描述为解放他们脱离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这种描述掩盖了剥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回族人自治权所造成的国家和市场依赖的过程。

叶尔詹和古孜拉被派往的手套工厂似乎混合了前囚犯和被迫分配的“剩余工人”。许多人在短暂地被释放出营地后来到工厂。然而，根据一份国家报告，似乎在第一批囚犯被转移到营地之前，就已经有超过 1,800 人被派往该工业园区工作了。根据叶尔詹和古孜拉的说法，这些早期到达的人是“轨道二”的就业不足的农村工人，他们被确定为“正常”人口的一部分，未经营地安置即被分配工作。

古孜拉被告知，作为一名实习生，她将在头三个月内每月获得 600 元的工资，约合 100 美元，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她还将根据自己的“效率”每缝制一双手套获得大约 2 角（0.2 元）的小额津贴。她说：“最熟练的工人一天可以缝制 60 双手套。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我只能缝制 13 双。”由于视力不好，她发现不可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她告诉记者 Ben Mauk：“最终，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半月。它是计件工资。我每缝制一双手套就能挣 1 角钱。总共，我做了两千多双手套，赚了 220 元。所以，你看，这就像奴隶制度。”

虽然工厂的安全程度较低，但囚犯不允许离开。在我于 2020 年 1 月采访她时，那时她已经越过中国边境逃到了哈萨克斯坦，古孜拉告诉我在宿舍和工厂入口处设有检查站，她的身份证和面部会被扫描。她说：“当我们到达和中途时，他们会检查我们的身体和手机。当我们下班回宿舍时，他们会再次检查，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带走缝纫针。在我们认识了辅警之后，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监视我们？”尽管他们从未回答，但她告诉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安全工人正在监视他们是否表现得像顺从的“再教育”工业工人。她注意到，就像她认识的每一个穆斯林一样，她的护照被没收了，超出指定区域的旅行——无论是工业园区还是相对自由的村庄——是不允许的。此外，像绝大多数被分配工作的工人一样，她没有多少钱可以试图支付某人贿赂帮她逃脱。工厂里的生活比在集中营里好，但她明白，在这个新的空间里，她被要求证明自己已经真正接受了再教育，并成为了一名工业工人。

在工厂和工业园区以外，四面围墙的集中管理仍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下班后，她和其他被拘留者被乘坐公共汽车送往约三公里外的临时宿舍。在宿舍里，拘留者被允许在围栏内走动，但不得离开院内。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工人们“在工厂工作前接受指导，下班后在宿舍进行四十五分钟的汉语课程，晚上由一名官员监视。”

叶尔詹和古孜拉被允许在周末的一天探望家人数小时。公司的大巴车会将他们从宿舍接送到家乡。然而，大约一个月后，他们发现这些旅行代价相当昂贵。工厂的老板，如总经理王先生，告诉他们，由于班车服务和食物的费用，他们的 600 元工资将减半。叶尔詹后来回忆说：“我在生产线上工作了 53 天，总共只赚了 300 元。”

政府文件显示，2018 年在喀什地区，计划将 10 万名被拘留者转移到新建的工业园区和卫星工厂工作。在阿迪别克被拘留的乌苏市和华盛顿大学学生薇拉被拘留的奎屯市之间的一个县，从总人口约 4.5 万的穆斯林人口中抽调了 15600 名“多余劳动力”通过这种劳动计划安置就业。其他地区的目标也是类似的数字。在喀什地区，每有一个被拘留者被派去工作，工厂主将在三年内获得 5000 元的补贴。这些补贴可能是为了防止类似叶尔詹和古孜拉经历的工资扣除。但是，由于工厂是集中营系统的延伸，在民权和人权之外的法律灰色地带运作，防止工人被过度剥削的责任落在像王总经理这样的人的道德准则上。作为代表再教育国家行事的工业家，他和叶尔詹、古孜拉一样清楚，任何投诉或生产放缓都可能导致他们被其他被拘留者取代。他可以随意对待他们。

中国西北地区新建的工业园区处于再教育营和私营工业、无产阶级化和强制劳动之间的门槛。国家文件一遍又一遍地指出，新的工业园区正在建设中，旨在向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被拘留者和其他穆斯林多余劳动力灌输未定义的“生活技能”。在国家认可的文件中经常没有

提到的是，这些工厂空间的运作方式，它们构成了一个几乎完全的群岛系统，位于中国社会契约的边缘——这是一个暗示着一个国家将保护其公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的协议。对于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公民而言，这个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因为监狱群岛已经转向了一种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一个剥夺了他们社会再生产活力的再教育劳动体系。新疆拘留所工人的文件被没收，或将其身份证标记为不合格，使他们处于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形式之下。这种强制劳动是由国家补贴和指导的，通过一个复杂的监视和物流系统实现，将中国工厂引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家园。所有这些工业发展都是在数百个拘留营的威胁下授权的，这些拘留营象征着国家对穆斯林生活的控制力。

重要的是，这个系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西北地区，甚至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在蠡县华伟手套制造厂的卫星工厂中由被拘留者制作的几乎所有手套都销售到海外。在该公司的阿里巴巴分销网站上，他们指出，手套的价格因款式和购买数量而异，从每双 1.50 美元到 24.00 美元不等。其中一些手套是由香港高档精品店“面包黄油”销售的，在全球各地的商场里开有门店，售价可能更高。无论如何，这些手套的售价远高于工人每双手套的报酬。这种剥夺制度——一种国家授权的盗窃行为——被以“扶贫减贫”、“援助新疆”等温和的口吻所辩解。或者被框定为汉族工厂主帮助被拘留者获得“劳动纪律”和“生活技能”。

在一篇赞美拘留工厂综合体的文章中，一个伊犁官员写道，当穆斯林的农民和牧民到达工厂时，“脱下草鞋，穿上皮鞋，成为工业工人。”这种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人民穿着原始的“草鞋”的对比意象，通过拘留营与工厂纪律的改造，恰好获得了公务员和企业主的技能培训过程中传递的精神。在一部赞美强制就业计划实施的地方国家媒体视频中，记者一再指出，穆斯林工人甚至没有停下来看摄像机。记者将这解读为他们优秀的工作道德，表现出新培训的“高素质”工人的特征。叶尔詹和古孜拉都提到，他们的经理强调他们制作的手套是用于出口的，因此他们的缝纫质量必须非常高。他们接受的“人文素质”培训必须反映在他们大规模生产的手套的质量上。

引入国家指导的、汉族独占的企业权力，对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生活产生了加速异化的影响，跨越了种族和阶级差异。异化将个体从工人的劳动所有权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从穆斯林个人的自治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再教育工厂的一个主要特征。通过将一个被视为不值得法律保护的人口变成永久性的下层阶级，国家当局和私人工业家希望扩大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市场扩张。他们正在建设一个资本积累的殖民前沿。这种受控劳动的系统是由庞大的再教育系统“推动”的，这是一个基础设施国家权力的机制，确保这类被拘留的劳动力不能作为一个阶级崛起。事实上，由于这个非法系统，保护穆斯林工人免受剥夺和暴力的唯一保障是他们汉族经理的善意。正如手套工厂的支付方案所显示的，工人保护通常似乎集中在管理层对工人质量的“投资”上，即使工人的福利和社会关系被视为毫无价值。

幸存者们

由于工厂作为营地系统的延伸，在法律规则之外，处于社会契约的边缘，工厂经理可以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工人视为可任意处置的对象。2018 年 12 月，经理们威胁古孜拉，

让她签署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工作合同。他们告诉她，如果她不签署，她将被送回营地。其他被拘留者的储备几乎是无限的。在竞争的底部——为最高的生产力提供最少的成本——古尔沟的再教育工厂已经达到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极限。

古孜拉、叶尔詹和埃巴哈提经历的非自由状态与奴隶制有关，但它也具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即在工厂车间内或在薇拉、凯尔比努尔和巴依木拉提的案例中，强迫劳动为英语导师、汉语教师或数据警察。他们的故事指出，种族奴隶制的形式，即使表现为非自由的（但有报酬的）劳动形式，仍是统治关系的再现。在从哈萨克斯坦相对安全的地方回顾他在营地和工厂里度过的时光时，埃巴哈提回忆说，“我花了两三个月才回到自己的状态。但即使现在，我也感觉不完全安全。我永远不会再感到自由。”生活变得更加严肃。作为一个幸存者，他和我采访过的许多其他被拘留者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些人性——他们感觉自己被推向了非社会化和残忍的方向。

“我们经常变得无望。有时我们真的对中国人民感到仇恨，甚至到了我自己想要杀死公务员的地步，只是为了感受到一些东西，”埃巴哈提带着悲伤的微笑说道。“但然后我想到了我遇到的所有汉族人，他们也批评习近平，谴责他。所以我不能指责中国人民，他们也是受害者。”

埃巴哈提不想相信人类本质上是残忍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当再教育技术——从摄像头到营地——的力量协助时，人们会变得毫无约束力。他觉得，当面对如此极端的生命力量时，社会习俗和共情往往会被削弱和沉默。在她担任营地讲师的工作中，凯尔比努尔看到了这一点。她听到她的汉族同事惊叹道，“这不是 21 世纪吗？怎么现在还会发生这种事？”起初，她在看到老年维吾尔人以铁链套在身上被送到她面前当作她的“学生”时会哭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再经常哭泣。加入系统中的职能人员群体变得更加容易。尽管她在系统中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她的大多数穆斯林同胞认识到她的行为是为了在再教育机器中生存的一种策略。如果有机会，埃巴哈提似乎会像普里莫·列维一样自由地宽恕“在罪行中合作最小，被迫最大的任何人”。

对于埃巴哈提来说，他对过去生活的渴望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怀旧——一种深刻的、痛苦的渴望。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回来了（在哈萨克斯坦），和我的家人团聚了。我想，‘这已经足够了。’”然而，虽然他有这种感觉，但在清醒的梦境中，他的胸口急促地起伏着，他会想到一幅在他脑海中刻下的画面，那些被剃去头发、眼神呆滞、裸露和不自由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妇女的队列。“我们有自己的习俗。哈萨克女人总是戴着头巾保护她们的尊严。他们让她们摘下头巾，然后剪掉她们美丽的头发。她们露出了她们的白发。”

对于埃巴哈提来说，幸存者是那些已经将自己与感情隔绝开来的人。他们为了生存而背叛彼此和自己。在乌鲁木齐市乌苏区的养老院营地，派孜莱特回忆起听到无数其他囚犯公开谴责他们社区中尚未被拘留的人的情况。“他们说，‘为什么你抓了我，而不是那个人？他们比我更虔诚，’”她回忆说。“这就是为什么营地变得如此拥挤的原因。每个人都在相互谴责，以便拯救自己。我出于同样的原因成为了‘班长’。”

幸存者们在被问及时会唱歌、微笑，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有些人失去了理

智，而其他人则变得冷漠和空洞。他们进入了普里莫·莱维所称的“灰色地带”：数据警察、双面的营地工人、监视者、告密者，甚至更多的是清洁工、厨师和缝纫工。他们成为建立、维护和滋养再教育机器的幸存者，这个机器已经深深地侵蚀了维吾尔、哈萨克和回族社会。

与以前的拘留营系统不同，新疆再教育营采用了危险的技术，将营地的全面权力关系带到了工厂和社区之外。它们将一种凶残而绝望的孤独感带入了日常生活，撕裂了社区，让儿童反对父母。工程师们——算法修补师、人脸识别设计师、DNA 制图师、智能教育学家——是埃巴哈提和其他人对他们人类罪行的更精准而微妙的谴责对象。与执行系统残忍的营地指挥官和工厂经理一样，他们有罪于无思考地剥夺自己的人性。尽管他们可能声称采用了艾希曼辩护，称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周围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做错了什么，但他们实际上是有目的地设计控制系统和自动化形式的种族化。

在他的悲伤微笑冻结时，埃巴哈提感到的仇恨闪烁反映了他们的不人道。在营地里的生活教会了他封闭自己，包裹在难以理解的情感中，永远成为世界上被追逐的猎物。

结语 西雅图的背后是新疆

2016 年，孙剑决定离开西雅图回家。在微软工作了 13 年后，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研究经理，孙决定加入一家名为旷视科技的令人兴奋的计算机视觉创业公司。就像一年后，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周薇拉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回家度过漫长的周末一样，孙去了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机。

孙加入的公司旷视科技（或“Mega Vision”）是由清华大学的一对毕业生创立的。2016 年，该公司正在中国物联网（IoT）市场上快速扩张。一年前，他们与其他许多位于中国的计算机视觉创业公司一起，从华盛顿大学保罗·G·艾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了一份大规模的 Mega Face 人脸识别数据集。正是这些数据集被用来训练他们的核心软件程序，或算法，Face++，用于检测面部的模式——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构建将数百万数字图像相互比较的电子商务自动化工具，转向了面部识别应用。到 2017 年底，他们与中国二十六个城市和地区的警察部门建立了“深入合作关系”，包括维吾尔地区——新疆。这种数据密集型、面向公众的工作，以及与国家安全部和反恐领导小组——中国版国土安全部的合作，帮助他们迅速建立了相关的部门。通过进入这个领域，他们能够使用国家安全部颁发的近 14 亿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数据库来训练 Face++算法，包括 2017 年从每位穆斯林公民身上提取的新疆面部的高分辨率扫描图像。

多年来，旷视科技与微软和周薇拉所在的华盛顿大学建立了深厚的联系。2012 年，前微软副总裁李开复使用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创新工场向该公司提供了创业资金。然后在 2014 年，李开复协助促成了旷视科技和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之间的投资协议。这种合作使他们能够访问阿里巴巴的淘宝电商平台上的图像，尽管他们后来否认了这种关系。旷视科技还开始挖走其他微软员工，或从其流程管道中招募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生。

2017 年，华盛顿大学最近的博士毕业生、西雅图软件公司 Adobe 的首席设计师王珏也加入了该创业公司。王珏是该公司的一名首席科学家，负责构建最新版本 Photoshop 的许多功能，他接手了该公司的一个新部门——旷视科技美国研究院，并将其设在距离微软总部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他和其他十多名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在雷德蒙德办公室开设了旷视科技分部，这是一座毫不起眼的两层米色建筑，周围是高大的道格拉斯冷杉。这个办公室就像任何其他的硅谷科技创业公司一样：他们只是编码和设计人员，通过将图像中的物体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将其变得可搜索，解决越来越快的问题。旷视科技办公室或那里工作的人并没有什么阴谋或企图破坏美国价值观或威胁人类自治的事情。通过阅读前员工的工作环境评估，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的主要抱怨是休息室里没有水果，一切都非常平淡无奇。

正如作家和技术工作者王晓威所指出的，他们对旷视科技北京工作文化的观察："它不仅让我想起了硅谷，它就是硅谷。"旷视科技美国研究院被科技巨头们包围——微软、亚马逊、Adobe。它距离世界上最富有的社区之一——华盛顿州梅迪纳（Medina），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其他全球精英的故乡仅有六英里。在很多方面，新疆再教育工具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微软亚洲研究院是旷视科技诞生的孵化器，被广泛认为是"中国人工智能的摇篮"。在 The Intercept 获得了使用价格软件构建的一个由新疆内部警务文件组成的 52GB 数据集后，甲骨文执行副总裁肯·格卢克（Ken Glueck）指出，几乎所有主要的美国科技公司，包括 IBM、亚马逊和谷歌都被卷入了中国的监控技术开发中。

旷视科技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参与者。旷视科技与其主要竞争对手——面部识别创业公司依图和商汤科技一样，到了 2017 年左右，它正在接受大量的国家资本注入，以建立数据密集型的本地"智能"安全项目。虽然依图将其代码提供给了领先的摄像头制造商大华，商汤科技与大华的竞争对手、国有承包商海康威视合作，但旷视科技采取了不同的路线。首先，它与阿里巴巴合作，在其淘宝和支付宝平台上提供身份安全服务——它们分别相当于亚马逊和 PayPal 的中国版本。它还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Vivo 建立了合作关系，以打造其旗舰 X21 手机，与 iPhoneX 的面部识别安全系统相媲美。旷视科技没有直接与国有摄像头制造商合作，而是聘请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军工承包商海康威视的母公司的一名董事，并开发了自己的摄像头系列，使他们能够被背书进入"反恐"业务。正如公司的一名员工在 2019 年的一个在线论坛上所说，公司的人们"非常聪明"，他们展示了"公共安全可以创利润"的能力。

然而，尽管进入全球领先的威权国家的国家安全领域存在伦理问题，当孙剑决定加入由他的前搭档资助的中国科技创业公司时，他注意到，在许多方面，这家新公司的文化与微软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每个人似乎都年轻了十年"。像许多其他科技公司一样，这家总部设在一个玻璃幕墙的北京办公楼中，看起来像任何其他硅谷初创公司的企业，正在做基础计算机科学，构建算法来帮助计算机读取面部、人物、物体、文本、场景、行为和图像，用于广泛的应用。孙剑的座右铭是："没有坏算法，只有坏数据。"

然而，尽管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没有坏算法"的理念渗透到了公司和大多数计算机视觉公司中，旷视科技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序正在远离雷德蒙德的米色办公楼或北京的白墙展厅，在中国的

反恐行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乌鲁木齐酒店前台的人脸扫描机是一台白色机器，大约有一英尺宽、一英尺半高，四角圆润，风格类似于苹果产品。高清屏幕上方有两个 LED 灯，照在盯着屏幕的人脸上。屏幕下方有一个平板扫描仪，人们需要将自己的身份证放置在上面。在左下角，一个彩虹色的旷视科技标志宣布了这个算法的品牌，它将盯着屏幕的人脸与新疆警务系统联系在了一起。那个标志后面的软件是从西雅图到乌鲁木齐编写的代码，使得这台机器能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验证面部的身份并将其与身份证上的图像进行比较，与成千上万个黑名单中的面部进行比较。

用维吾尔语说话，我问桌子后面的职员是否应该使用这台机器验证我的身份证。他有些不可思议地回答道："你是维吾尔人吗？"我笑着向他挥了挥护照，说："不，我是外国人，但我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微笑着说："这台机器不是为你准备的，只是为当地人准备的。我必须手动扫描您的文件。"自从我上次访问新疆地区是在 2015 年 6 月，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到 2018 年 4 月，大多数辖区边界都设置了检查站，每个居住区的入口处都设置了人脸扫描机。我大约有四十个维吾尔族的朋友、学生和同事已经消失在营地系统中。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些尚未被带走的人，并在短暂的交谈中确认了我们的共同朋友已经离开了。旷视科技系统支持的"反恐人民战争"几乎使该地区所有的穆斯林都有可能被拘留。

要理解反恐在中国背景下的含义，有必要回溯到 20 年前的 2001 年 10 月 11 日。就在 911 袭击事件一周年之际，中国官员首次使用"东突厥斯坦恐怖分子"一词来描述维吾尔族抗议者和自杀袭击者。三个月后的 2002 年 1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公开报告，修改了维吾尔族公民抗议和政治暴力的历史，将已经存在问题的民族"分裂主义者"这一术语（因为大多数维吾尔族抗议是针对当地不公而非国家自决）改为了贬低人格的"恐怖分子"标签。2002 年 8 月，中国当局指导了一项在北京进行的针对中国维吾尔族"恐怖主义"的 FBI 调查。面临着为支持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建立全球联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布什政府将幻影的、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列入全球恐怖名单，联合国紧随其后。一年多一点后的 2003 年 12 月，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就是旷视未来的合作伙伴，发布了一份"恐怖组织"和个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维吾尔族。在接下来的 20 年中，像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维吾尔人被"恐吓"，这意味着他们的肉体出现、宗教实践和政治行动被转化为恐怖主义话语的对象。这产生了学者大卫·布罗菲所说的一个种族化的"坏穆斯林"空间，开创了一个在公民和人权方面例外的状态，使整个维吾尔族被视为不值得基本保护的对象。在中国，恐怖主义意味着任何被视为抵制国家主权的族裔其他人的活动，而不管这种威胁带来的伤害有多少。

在旷视科技步入高峰期的 2014 年后，阿里巴巴（旷视科技的主要投资者）开始与中国国家安全部合作进行反恐行动，而在中国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对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监视。旷视科技在这个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新疆之外。根据多份报告，旷视科技还成为了新疆公安视频实验室的官方技术支持单位。中国国有媒体公司新华社在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其在公安和反恐领域的工作，"在车站、公交场站、机场、地铁站、公共广场、公园、边境检查站等重点区域抓获了数千名逃犯；在反恐斗争中，实际作战效果得

到了公安部情报局、国家安全部和反恐领导小组的高度评价。”旷视科技副总裁谢忆楠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表示，与孙正义的“没有坏算法”的理念一致，“我们只是向政府提供技术，而他们利用这些技术完成他们的工作。”在与调查记者 Kai Strittmatter 的对话中，谢忆楠证实，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之一，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在使用他们的摄像头。他说：“我们的算法可以支持 5 万到 10 万个监控摄像头的网络。我们可以告诉你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能找到哪种人。我们可以问‘他是谁？他在哪？他在那里停留多久？他现在去哪里？’”他指出，“通过面部识别，我们可以获取身份、年龄、性别和种族等信息。”

当周薇拉于 2017 年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新疆时，距离她家不到 50 英里的社区已经开始运作平安城市系统，这些系统明确设计为由 Face++算法支持。当她在邻居监控单位的网格之外购物时，也许是 Face++系统导致警察在她走过摄像头时叫停了她。行业评估 Face++应用程序表明它被用于“智能营地”和“清真寺监视”——而旷视科技的发言人后来声称这些指控不是真的。

2019 年 10 月 7 日，得到广泛的两党支持和技术监视造成的人权损害的压倒性证据支持，美国政府将 8 家中国技术公司列入了一份名单，禁止美国公民向它们出售商品和服务。该名单指出，旷视科技、依图、商汤、海康威视和大华被列入该名单，因为它们“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相抵触”。

该名单给旷视科技造成了沉重打击。2019 年 3 月，他们准备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他们聘请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公共关系公司宾士域集团（Brunswick Group）来协助在英语世界中建立投资者兴趣。随着新闻爆出旷视科技深度参与中国的反恐活动，宾士域的主管马特·米勒（曾是彭博社的商业记者）开始了积极的危机公关工作。他派遣该公司的一位香港合伙人吉尼·威尔默丁去联系从人权观察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组织，请求他们淡化旷视科技在中国警务和新疆人权侵犯中的参与。

当我在全球政策中心发表了一份将旷视科技牵涉进中国反恐活动的报告时，米勒和威尔默丁也联系了我。他们表示，2018 年，旷视科技在新疆的收入不到 200 万美元（约占当年总收入的 1%），在 2019 年上半年也没有在新疆获得任何收入。他们淡化了许多关于旷视科技的算法将成为中国反恐行动的核心组成部分的报道，称这是第三方营销人员的“混淆”。威尔默丁代表旷视科技表示，该公司没有开发“针对特定族裔群体的解决方案”。然而，在中国的反恐影响为世界所广泛知晓之前，2017 年底，旷视科技安全视觉主管表示，在中国一个城市进行的仅仅 47 天的反恐行动中，“抓获了 76 名逃犯，收集了 950 万张人脸，比对了 3.78 亿张人脸，发出了 278 个预警，并以 98.9%的拦截率拦截了 274 人。”像中国许多其他面部识别公司一样，旷视科技开发了一种名为“维吾尔族警报”的工具，试图根据维吾尔族人的面部族裔表型自动检测他们经过视频摄像头时的身份。这些是宾士域集团和旷视科技北京和西雅图办事处的工程师们决定不让他们的技术保护的种族化穆斯林生命。

COVID-19 大流行带来了许多其他遗忘的情况。2020 年 4 月，全球最富有的技术公司亚马逊从旷视科技的竞争对手、中国监控公司大华收到了 1500 套热成像摄像头系统的货物。这些价值约 1 千万美元的系统中，许多都将被安装在亚马逊仓库中，用于监控员工的体温，并

在员工出现类似于 COVID-19 症状时向经理发出警报。货运中包含的其他摄像机被分配给 IBM 和克莱斯勒等其他买家。

随着 COVID-19 大流行在 2020 年初超越中国的边境，北京基因组学研究所拥有的一组医疗研究公司大大扩张，建立了 18 个国家的 58 个实验室，并向 180 多个国家销售了 3500 万份 COVID-19 检测。2020 年 3 月，如 Russell Stover 巧克力和位于堪萨斯城的机械承包公司 US Engineering 等公司购买了价值 120 万美元的检测，并在堪萨斯大学医学系统设施中设置了 BGI 实验室设备。

旷视科技也从这次大流行中获利。他们在中国的医院、超市、校园以及韩国和阿联酋的机场部署了热成像系统。

然而，尽管在缺乏有效的国家级美国应对的情况下，这种保护工人的反应的速度和意图令人钦佩，但这些中国公司也与极端的人权侵犯形式联系在一起。正如 Sanjana Varghese 最近指出的那样，像 BGI 和大华这样的公司在对抗 COVID-19 的“人道实验”工作也兼具人口管理技术。这掩盖了他们参与了剥夺一百五十万穆斯林的人格权的体制。

抛开亚马逊自己在不自愿的监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家公司购买大华热成像摄像机召回了一个早期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时期，这个时期被历史学家 Jason Moore 的引人注目的说法所捕捉：“曼彻斯特背后站着密西西比。”Moore 在重新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制造曼彻斯特的纺织业的分析时所指的是，许多英国工业革命的方面如果没有美国奴隶劳动所生产的廉价棉花，是不可能实现的。以类似的方式，西雅图、堪萨斯城和首尔快速响应大流行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西北部的压迫系统开放了一个空间来训练生物识别监视算法。保护他人意味着遗忘像周薇拉这样的大学生或阿迪别克这样的农民。这意味着忽略了成千上万的被拘留者和非自由工人的非人化。

同时，西雅图也面对着新疆。中国政府的资助、全球恐怖主义话语和美国工业培训是中国一支公司舰队现在在面部和声音识别领域领先于全球的三个主要原因。这个过程加速了以打击恐怖主义为中心，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置于一个复杂的数字和物质包围中的过程，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整个中国科技行业，其中数据密集型基础设施系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灵活的数字包围，虽然规模不及新疆。

中国在新冠大流行中的巨大和快速反应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并表明它们是有效的，因为它们以如此广泛和紧密的方式扩展了国家权力，所以它们可以有效地改变人类行为。但是，中国对大流行的应对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像新西兰和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向被迫留在家中的人提供了测试、口罩和经济援助，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国家明确表明，非自愿监视不是保护大多数人福祉的唯一方式，即使在国家层面也是如此。

实际上，许多研究表明，监视系统通过使被针对的人群变得可拘留来支持系统性种族主义和非人化。过去和现在的美国政府使用实体清单停止与像旷视这样的公司的贸易，虽然很重要，但也产生了双重标准，惩罚中国公司自动化种族化，而资助美国公司做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正在尝试开发自己的算法来检测种族表型，虽然是基于被许可的消

费主义方法。通过将自动化种族化作为营销口红等产品的便利形式，像露华浓这样的公司正在加强个人可用的技术脚本。因此，在许多方面，种族仍然是人们如何与世界互动中未被思考的部分。美国和中国的警察将自动评估技术视为他们侦测潜在罪犯或恐怖分子的工具。算法使黑人或维吾尔人被这些系统不成比例地检测似乎是正常的。它们阻止了警察和他们保护的人们认识到监视始终是关于控制和约束那些不符合当权者愿景的人们。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都面临着监视问题。

为了抵消自动化种族化的日益平凡化，全球生物特征监视的危害必须首先变得明显。要使被拘留人的生活在权力边缘可见。然后必须明确世界一流的工程师、投资者和公共关系公司在无意识地设计人类体验、设计人类再教育方面的作用。必须让相互连接的网络——即新疆背后的西雅图——被纳入思考的范畴。

致谢

这本书的诞生源于讲述者的勇气。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勇敢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和汉族人，他们冒着巨大风险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Vera Zhou 和 Caiyun Ma 把我纳入他们的生活，讲述了他们生活如何被撕裂的深刻而痛苦的故事。哈萨克族的一个社区也是如此，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等待与我交谈，流着泪讲述他们的心酸。当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时，封锁区的维吾尔人通过 Skype 与我分享他们的屏幕，向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倾诉内心。我希望这本书能为他们付出的情感劳动提供一点补偿，并希望它能帮助他们从永无止境的创伤中慢慢康复。

这些对话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位在哈萨克斯坦的研究助理的敬业和无畏精神，他的名字不能透露，在西雅图这里有一位坚定的助手，她的名字叫 Akida Pulat。2017 年，Akida 失去了她的母亲，我的同事 Rahile Dawut，她被送进了再教育营。Akida 与我一起倾听营地里的故事，直面这一切的恐怖，她的勇气堪称世界之最。Akida，你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我还要感谢那些推动和督促我写作《营中记事》的同事和朋友。Laura Murphy、Rian Thum 和 Jeff Wasserstrom —— 没有你们，这本书不可能完成。在此过程中，Gene Bunin 和 Serikzhan Bilash 提供了后勤支持。在 SupChina，Anthony Tao 让我有空间探讨汉族和维吾尔族对数字封闭影响的看法。在 ChinaFile，Susie Jakes、Jessica Batke 和 Sara Segal-Williams 向我提供了中国国家文件，并对本书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提出了批判性意见。在 Noema，Rosa O'Hara 和 Peter Mellgard 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得以发展本书的一些观点。在卫报，Amana Fontanella-Khan 和 Oliver Conroy 帮助我思考了一些最终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想法。由 Intercept 提供给我的大量内部警察文件以及与 Yael Brauer 进行的长时间对话塑造了本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与我的学术导师和同事 Sareeta Amrute、Sasha Su-Ling Welland 和 Carolina Sanchez Boe 的对话同样加强了我对这个项目的方法论。

在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中，Jimmy So 和 Nicholas Lemann 的耐心和细致指导、阅读和支持，极大地加强了这本书的质量。他们在组织和描绘细节方面的建议使这个故事以全新

的方式焕发生机。Camille McDuffie 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使得与出版社的合作成为一种乐趣。他们共同帮助我在社会科学和文学非虚构作品的世界之间穿梭。我深感亏欠。

最后，我的伴侣 Jennifer Byler 一直是我的第一位也是最好的读者。她对这本书的信念激励我竭尽全力将其打造成一个努力呈现我们在中国西北部朋友所面临的巨大苦难的故事。最终，这本书是献给我们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消失在集中营里的朋友们 A.A.、E.、Rahile Dawut、D.M.、A.S.、Perhat Tursun 和 Y. 的。没有一天我们不想念你们。

推荐拓展阅读

我的书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探讨了导致集中营体制产生的经济驱动因素。该书基于 2011 年至 2018 年在新疆进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展示了监控的兴起如何与更古老的全球殖民和资本主义历史相联系。

Silvia Lindtner 的 Prototype Nation: China and the Contested Promise of Innov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从工人、设计师和投资者的角度考察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增长。这本书是对《在集中营》的重要补充，展示了与中国科技产业相关的全球互动、目标和劳动实践。

Geoffery Cain 的 The Perfect Police State (PublicAffairs, 2021)通过对土耳其和美国维吾尔人的采访，了解了监控系统的早期影响。

Joanne Smith Finley 的文章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Has PRC Counter-terrorism Evolved into State Terror?” (Central Asian Survey , 2019)是关于集中营体系兴起及其影响的权威描述。

Sean Roberts 的 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Internal Campaign Against a Muslim Mino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审查了国家对维吾尔族的政策以及中国政策如何与全球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它提供了本书所描述系统的宏观视角。

James Millward 的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Hurst Publishers, 2021)提供了该地区最权威和最新的历史。它讲述了新疆成为流放地的历史。

Mamtimin Ala 的 Worse Than Death: Reflections on the Uyghur Genocide (Hamilton Books, 2021)深刻地反映了集中营制度对维吾尔社会的影响。这本书从一位维吾尔现代哲学家的角度撰写，试图表达观察一个民族被摧毁的无法言喻的恐怖。

Lisa Ross 的 Living Shrines of Uyghur China (Monacelli Press, 2013)是一组维吾尔神龛和圣地的肖像集。这些美丽的图像生动地展示了维吾尔人对他们祖先故土的要求。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国家已经抹去了这些空间的大部分。

Rian Thum 的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讲述了维

吾尔集体记忆的生动历史。这本书展示了摧毁维吾尔人的社会将会带来的危险。

Guldana Salimjan 的“Mapping Loss, Remembering Ancestors: Genealogical Narratives of Kazakhs in China” (Asian Ethnicity , 2020)研究了哈萨克族女性讲述的故事，唤起她们祖先的生活历史以及她们对北疆土地的眷恋。Salimjan 本人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她描述了哈萨克族女性如何关爱彼此以及她们来自的地方。

注释

INTRODUCTION

10 7,700 such surveillance hubs: Chun Han Wong, “China’s Hard Edge: The Leader of Beijing’s MuslimCrackdownGainsInfluence,”WallStreetJournal,April7,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hard-edge-the-leader-of-beijings-muslim-crackdown-gains-influence-11554655886 .

12 security contractors hired: “奎屯-独山子便民警务站公开招聘协警公告 Kuitun-Dushanzi Convenient Police Station Public Recruitment Announcement,” Sohu.com , February 6, 2017, https://www.sohu.com/a/125565427_130552 ; I discuss the ninety thousand who were hired and their work in detail in chapter 3 .

13 China should “occupy” the region: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talin and CCP Delegation, June 27, 1949,”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380.pdf?v=a72a4ae09caba5e4c7034a5c2eb69c0d .

14 adapted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Hurst Publishers, 2021), pp. 265–270.

14 began to change in the 1990s: Nicolas Becquelin, “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China Quarterly (2004), pp. 358–378.

15 became tenant farmers: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

15 “crush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Abduweli Ayup, Mehbusluq Zawuti [The Prisoner Factory: A Memoir] (Manuscript 2021), pp. 12-13.

16 Uyghur student protest: Darren Byler, “Requiem for the Living Dead Ten Years After 7-5,” SupChina , July 3, 2019, https://supchina.com/2019/07/03/requiem-for-the-living-dead-ten-years-after-7-5/ .

16 led to the disappearance: Human Rights Watch, 2009, “We Are Afraid to Even Look for Them’: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he Wake of Xinjiang’s Protests,” October 20, 2009, https://www.hrw.org/report/2009/10/20/we-are-afraid-even-look-them/enforced-disappearances-

wake-xinjiangs-protests .

16 Sean Roberts and Gardner Bovingdon have shown: Sean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China's Internal Campaign Against a Muslim Mino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Gardner Bovingdon, 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 ten thousand Uyghurs fled to Turkey: Sean Roberts, The War on the Uyghurs .

18 venomous snakes and disease-carrying insects: Darren Byler, "Imagining Re-Engineered Uyghurs in Northwest China," Milestones: Commentary on the Islamic World , April 20, 2017, https://www.milestonesjournal.net/photo-essays/2017/4/20/imagining-re-engineered-muslims-in-northwest-china .

19 rivaled East Germany: Adrian Zenz and James Leibold, "Securitizing Xinjiang: Police Recruitment, Informal Policing and Ethnic Minority Co-optation," China Quarterly 242 (2020), pp. 324–348; John O. Koehler, Stasi: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Westview Press, 1999).

19 10 to 20 percent: James Leibold, "The Spectre of Insecurity: The CCP's Mass Internment Strategy in Xinjiang,"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 March 1, 2019, https://www.prcleader.org/leibold .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l police documents from numerous locations across Xinjiang (Ürümchi, Aksu, Qaraqash) and estimates of capacity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when correlated with former detainee interviews.

19 drop in birth rates: "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 Analysis Report on Population Changes in Xinjiang," Xinjia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7, 2021, https://t.co/J7WBkk0usI?amp=1 .

20 Meiya Pico or FiberHome: Megha Rajagopalan, "China Is Forcing People to Download an App That Tells Them to Delete 'Dangerous' Photos," Buzzfeed , April 9, 2018,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meghara/china-surveillance-app ; Raymond Zhong, "China Snares Tourists' Phones in Surveillance Dragnet by Adding Secret App," New York Times , July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02/technology/china-xinjiang-app.html .

20 accused of in a public statement: "Scholar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Uyghur Detention Work for US Intel Agency: Spokesperson," Global Times , December 3, 2019,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72046.shtml .

21 did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criminality: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China on Follow-up to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its Combined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Periodic Reports," United Nations, October 8, 2019, https://undocs.org/CERD/C/CHN/FCO/14-17 .

21 a manual used by state workers: “The ‘Four Togethers’ and ‘Three Gifts’ Handbook,” Chines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https://xinjiang.sppga.ubc.ca/policy-documents/government-sources/cadre-materials/the-four-togethers-and-three-gifts-handbook/ .

21 “more than two hundred times”: “Xiheba Precinct Risk Evaluation Judgment Report During Ramadan 2018,” Xinjiang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ranslated by the Intercept ,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0466261-document-24 .

21 over three hundred camps: “The Xinjiang Data Project,”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20, https://xjdp.aspi.org.au/ .

22 533,000 were formally prosecuted: Xinjiang People’s Procuratorate Annual Work Reports 2018–2021;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nnual Work Reports 2018–2021

22 higher than 99 percent: Donald Clarke, “China’s low acquittal rates: interesting statistics,” The China Collection , May 5, 2020, https://thechinacollection.org/chinas-low-acquittal-rates-interesting-statistics/ .

23 diplomatic exchange: “Countering the Root Causes of violent Extremism Undermining Growth and Stability in China’s Xinjiang Region by Sharing UK Best Practice,” United Kingdom,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March 31, 2017, https://devtracker.fcdo.gov.uk/projects/GB-GOV-3-PAP-CNF-002340 .

23 As many as five hundred thousand children: Amy Qin, “In China’s Crackdown on Muslims, Children Have Not Been Spared,”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15,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28/world/asia/china-xinjiang-children-boarding-schools.html .

CHAPTER ONE

26 Implemented in her hometown: “奎屯市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推进会 Kuitun City holds a network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ization work promotion meeting,” Kuitun Zero Distance , January 20, 2017, https://archive.fo/tWkol .

26 “pre-criminals,” as state authorities referred to them: United Nations, 2019.

26 “round up everyone who should be rounded up”: Austin Ramzy and Chris Buckley, “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z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6, 2019,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 .

28 “sheer luck”: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Simon & Schuster, 1996).

29 centralized controlled education training center: “Eradicating Ideological Viruses’: China’s Campaign of Repression Against Xinjiang’s Muslims,” Human Rights Watch, September

9, 2018, https://www.hrw.org/report/2018/09/09/eradicating-ideological-viruses/chinas-campaign-repression-against-xinjiangs .

30 camera and audio recording system: This is likely a system similar to Lonbon smart prison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Xinjiang. See Darren Byler,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Re-education' Technologies in Northwest Chin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2020, https://cgpolicy.org/articles/the-global-implications-of-re-education-technologies-in-northwest-china/ .

30 new wing…was completed: This addition is clearly visible over this period in the satellite imagery of the camp location at these coordinates: 44.412373, 85.070769; See Shawn Zhang, "Satellite Imagery of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no. 81," May 18, 2019, 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satellite-imagery-of-xinjiang-re-education-camp-81-28432a89b05 .

31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total adult population: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8).

33 used by Chinese state authorities to describe prohibitions: Zhu Hailun,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Standardizing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s Work," Autonomous Region State Organ Telegram: New Party Politics and Law, No. 419, 2017,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558510-China-Cables-Telegram-English.html#text/p1 .

34 online behavior could be detected: "新疆一男子被拘留15天，只因他在朋友圈说了这些话… A man in Xinjiang was detained for fifteen days because he said these things in the circle of friends," Beijiang Broadcasting, August 2, 2019, https://archive.fo/I4gSg .

34 "spread positive energy": Darren Byler, "Sealed Doors and Positive Energy," SupChina , March 4, 2020, https://supchina.com/2020/03/04/sealed-doors-and-positive-energy-covid-19-in-xinjiang/ .

35 an immense dataset: "China: Minority Region Collects DNA from Millions," Human Rights Watch, December 13, 2017, https://www.hrw.org/news/2017/12/13/china-minority-region-collects-dna-millions .

CHAPTER TWO

39 viral sensation on the nascent Uyghur internet: Rachel Harris and Aziz Isa, "Invitation to a Mourning Ceremony': Perspectives on the Uyghur Internet," Inner Asia (2011), pp. 27–49.

40 partially outside of the censorship capacities: Darren Byler, "I Researched Uighur Society in China for Eight Years and Watched How Technology Opened New Opportunities—Then Became a Trap," The Conversation , September 18, 201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

researched-uighur-society-in-china-for-8-years-and-watched-how-technology-opened-new-opportunities-then-became-a-trap-119615 .

40 who began to study Islam by smartphone: Rachel Harris and Aziz Isa, "Islam by Smartphone: Reading the Uyghur Islamic Revival on WeChat,"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pp. 61–80.

41 "China's 9/11": Jonathan Kaiman and Tania Branigan, "Kunming Knife Attack: Xinjiang Separatists Blamed for 'Chinese 9/11,'" Guardian , March 2,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02/kunming-knife-attack-muslim-separatists-xinjiang-china .

42 a process of "Talibanization": Darren Byler, "Ghost World," Logic magazine, May 1, 2019, https://logicmag.io/china/ghost-world/ .

42 "People's War on Terror": Timothy Grose, "Once Their Mental State Is Healthy, They Will Be Able to Live Happily in Society," ChinaFile , August 2, 2019, 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once-their-mental-state-healthy-they-will-be-able-live-happily-society .

42 techniques of counterinsurgency: Darren Byler, "Preventative Policing as Community Detention in Northwest China," Made in China Journal , October 25, 2019,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10/25/preventative-policing-as-community-detention-in-northwest-china/ .

42 seventy-five official signs of Islamic extremism: "Learning and Identifying 75 Religious Extreme Activities in Parts of Xinjiang,"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anslated by Darren Byler, https://xinjiang.sppga.ubc.ca/policy-documents/government-sources/online-sources/identifying-religious-extremism/ .

43 contractors such as Palantir: "曹巍组团四大超炫硬科技CEO，解锁软着陆是能力还是态度|蓝驰论坛 Cao Wei asks four super cool cutting-edge technology CEOs to discuss whether achieving a soft landing comes from ability or attitude," Lanchi Forum, August 28, 2017, https://bit.ly/2Rp8G84 .

43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industry: "鸟瞰人工智能市场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ket," Yi Ou Intelligence, September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20001947/http://img1.iyiou.com/ThinkTank/2017/HowAIBoostsUpSecurityIndustryV6.pdf .

44 in Xinjiang the state awarded: "Banking Body Prepares List of PPP Projects in Xinjiang," China Daily , February 24, 2017, https://archive.fo/qWSo4 . See also Joshua Chin and Liza Lin, Surveillance State: Inside China's Quest to Launch a New Era of Social Control (St. Martin's Press, 2021).

44 one of the largest receivers of capital: “新疆216个PPP项目落地落地项目数居全国第二位 With 216 PPP Projects in Xinjia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Country,” People’s Daily , November 14,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428213003/http://www.csjrw.cn/2017/1114/72190.shtml ; Ben Dooley, “Chinese Firms Cash in on Xinjiang’s Growing Police State,” AFP , June 27, 2018, https://www.afp.com/en/chinese-firms-cash-xinjiangs-growing-police-state .

44 building of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related infrastructure: “关于2017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自治区预算草案的报告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s budget in 2017 and the Draft Budget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in 2018,” Autonomous Region Department of Finance, February 3,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312143344/http://www.xinjiangnet.com.cn/2018/0203/2044552.shtml .

44 new tools in the region’s surveillance system: “新疆安防市场爆发，业绩拐点已现 The Breakout of the Xinjiang Security Market, and Its Performance Turning Point Revealed,” Sinolink Securities, March 12,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419110824/http://pdf.dfcfw.com/pdf/H3_AP201803131102971114_1.pdf .

44 1,400 private firms competing for lucrative contracts: James Millward and Dahlia Peterson, “China’s System of Oppression in Xinjiang: How It Developed and How to Curb It,” Brookings Institute, September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system-of-oppression-in-xinjiang-how-it-developed-and-how-to-curb-it/ .

44 state capital investment in data-intensive technologies: Martin Beraja, David Y. Yang, and Noam Yuchtman, “Data-Intensive Innovation and the State: Evidence from AI Firms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7723, 2020, https://economics.mit.edu/files/19807 .

45 offered rewards of around $300 per criminal conviction: “新疆喀什警方开通网上暴恐音视频信息举报平台 Xinjiang Kashgar Police Opens Online Violent Terrorism Reporting Platform,” China News Network , September 15, 2014, https://archive.vn/be7Va .

45 human-to-human citizen policing: “新疆查处多起传播暴恐音视频、宗教极端思想案违法信息案例 Xinjiang Investigated and Dealt with Multiple Cases of Illeg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Violent and Terrorist Audio and Video, Religious Extremism,” Xinjiang Daily , April 17, 2017, 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8f45a801bc8e07034000001/ .

46 Ilham Tohti: Darren Byler, “Ilham Tohti’s Sakharov Prize and the Desecration of Uyghur Society,” SupChina , November 6, 2019, https://supchina.com/2019/11/06/ilham-tohtis-sakharov-prize-and-the-desecration-of-uyghur-society/ .

48 digital enclosure is not exclusive: Mark Andrejevic,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 Communication Review 10, no. 4 (2007), pp. 295–317.

49 data doors at the checkpoints: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Watch, May 1, 2019, https://www.hrw.org/report/2019/05/01/chinas-algorithms-repression/reverse-engineering-xinjiang-police-mass-surveillance .

49 leading camera and face recognition companies: Darren Byler,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Re-education’ Technologies in Northwest Chin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2020, https://cgpolicy.org/articles/the-global-implications-of-re-education-technologies-in-northwest-china/ .

49 “safe city” system: “Xinjiang Shawan County Smart (Safe)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Chines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Network, 2017, p. 10. Hosted at 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xinjiang-shawan-county-smart-safe-project-feasibility-study .

50 similar to Clearview AI: Ryan Mac, “Clearview’s Facial Recognition App Has Been Used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CE, Macy’s, Walmart, and the NBA,” Buzzfeed , February 27, 2020,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ryanmac/clearview-ai-fbi-ice-global-law-enforcement .

50 project in London: Sean Gallagher, “London to Deploy Live Facial Recognition to Find Wanted Faces in a Crowd,” arsTechnica, January 28, 2020,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20/01/london-to-deploy-live-facial-recognition-to-find-wanted-faces-in-crowd/ .

51 submitted their biometric data: Sui-Lee Wee, “China Uses DNA to Track Its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American Expertise,”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1,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1/business/china-xinjiang-uighur-dna-thermo-fisher.html .

51 in 0.8 seconds it can run a match of a face: “Xinjiang Shawan County Smart (Safe) City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p. 89.

51 smartphone-driven digital model: “着力打造‘最亲民’服务窗口 Efforts to create the ‘closest to the people’ service window,” Worker Times , May 24, 2019, http://archive.fo/mPF40 .

51 scan the applicant’s face: “新疆户籍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可网上自助办理了！附操作指南 Replacing lost or reissuing Xinjiang resident ID card can be done online! Use this self-service operation guide,” Shawan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ctober 12, 2018, http://archive.vn/a6Rhm .

51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戳一下，请了解“新疆智慧人社”APP待遇 领取资格认证详细操作流程 Check this, please understand in detail how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Xinjiang Smart Human Society’ APP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will be treated,” Shawan County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2018, http://archive.fo/lbdnK .

51 pass through neighborhood checkpoints: “好消息! 沙湾这8个小区正式实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啦 ！ Good news! The 8 Neighborhood Watch Units in Shawan have officially implemented a face recognition access control system!” Shawan Golden Shield, 2018, http://archive.fo/Hao1B .

51 rural farmer work brigades: “沙湾县：合作社拓宽致富路小农户迈向大农业 Shawan County: Brigades broaden Zhifu Road and small farmers are moving toward large-scale agriculture,” Shawan Zero Distance, December 14, 2018, http://archive.fo/aX1VS .

52 “data janitors”: Lilly Irani, “Justice for Data Janitors,” Public Books, January 15, 2015, https://www.publicbooks.org/justice-for-data-janitors/ .

52 ninety thousand police contractors: Adrian Zenz and James Leibold, “Securitizing Xinjiang: Police Recruitment, Informal Policing and Ethnic Minority Co-optation,” China Quarterly 242 (2020), pp. 324–348.

52 basic qualification for the job”: 沙湾县公安局招聘100名事业编制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 Shawan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Recruits 100 Staff Members to Work in the People’s Convenience Police Stations,” Peaceful Shawan, August 22, 2017, http://archive.fo/sjWJJ .

53 regionwide process of checking people’s devices: Darren Byler, “Chinese Infrastructures of Population Management on the New Silk Road,”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21.

53 sent names of “pushes”: Yael Grauer, “Revealed: Massive Chinese Police Database,” Intercept , January 29,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1/29/china-uyghur-muslim-surveillance-police/ .

53 patterns of suspicious behaviors: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Watch, May 1, 2019,https://www.hrw.org/report/2019/05/01/chinas-algorithms-repression/reverse-engineering-xinjiang-police-mass-surveillance .

53 “race-as-algorithm”: Sareeta Amrute, “Bored Techies Being Casually Racist: Race as Algorithm,”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 45, 5 (2020): pp. 903–933.

54 “considered very well qualified”: “Сұмдық СҰХБАТ Terrifying Interview,” 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rVTEStmY8 .

54 Hua Chenzu: “援疆干部风采录 A Record of the Cadres Who ‘Aid Xinjiang,” Changj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December 25, 2019, https://archive.vn/tFO2N .

55 seventy-seven stations”: 沙湾县公安局招聘100名事业编制便民警务站工作人员 Shawan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Recruits 100 Staff Members to Work in the People's Convenience Police Stations," Peaceful Shawan, August 22, 2017, http://archive.fo/sjWJJ .

58 "centralized closed education training center": Shawn Zhang, "Satellite Imagery of Xinjiang Re-education Camp no. 83," May 18, 2019, https://medium.com/@shawnwzhang/satellite-imagery-of-xinjiang-re-education-camp-83-377e9453db7a .

58 more than a hundred testimonies: "Victims by County of Origin," 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 2021, https://shahit.biz/eng/#map .

59 "The indirect economic benefits are immeasurable": "Xinjiang Shawan County Smart (Safe)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Chines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Network, 2017, pp. 6, 183. Hosted at https://www.chinafile.com/library/reports/xinjiang-shawan-county-smart-safe-project-feasibility-study .

59 Xue Bing: "2017年4月24号沙湾新闻 Shawan News on April 24, 2017," Shawan News , April 24, 2017, http://archive.fo/bhPnC .

CHAPTER THREE

65 four-story building surrounded by razor wire: "Saybagh Facility #1," Xinjiang Data Project, 2021, https://xjdp.aspi.orgau/map/?marker=3298 .

70 "what gives violence its power and meaning": Nancy Scheper-Hughes and Philippe Bourgois (eds.), Violence in War and Peace: An Anthology (Blackwell, 2004).

71 "what they represent": Didier Fassin, Enforcing Order: An Ethnography of Urban Policing (Polity, 2013), p. 7.

71 those who have been deemed "untrustworthy": Joanne Smith Finley, "Securitization, In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Xinjiang: Has PRC Counter-terrorism Evolved into State Terror?" Central Asian Survey 38, no. 1 (2019), pp. 1–26.

72 "new IUD that state workers had forced her to implant": 关于印发《古牧地镇2019年违法生育"两个彻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Notice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Two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of Special Actions for Illegal Childbirth in Gumudi Town in 2019," Midong District Government, July 21, 2019, https://archive.vn/iGaGS ; Qelbinur describes the forced implantation of her IUD in Emma Graham-Harrison and Lily Kuo, "Uighur Muslim Teacher Tells of Forced Sterilisation in Xinjiang," Guardian , September 4,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04/muslim-minority-teacher-50-tells-of-forced-sterilisation-in-xinjiang-china .

72 would not be added to the list of "trustworthy" citizens: "《哈巴河县持续深入开展违法

生育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Policy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Habahe County to Continue and Intensify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Illegal Childbirth,” Habahe County Government, June 26, 2020, https://archive.fo/7wyhZ .

72 “disposed of early”: Policy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Habahe County to Continue and Intensify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Illegal Childbirth.”

72 to anyone who reported violations of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巡视公告; 阿克苏市举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两个彻查’的通告 Announcement of Inspection; Notice of ‘Two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on Reporting Violations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in Aksu City,” Aksu City Zero Distance, May 11, 2019, https://archive.is/C97TN .

72 as many as 10 percent of all detainees: “The Qaraqash List,” Qaraqash Public Security Bureau, 2018, hosted at https://shahit.biz/supp/list_008.pdf ; see also Gene Bunin, “The Elephant in the XUAR: III,” Living Otherwise , April 2021, https://livingotherwise.com/wp-content/uploads/2021/04/Elephant-in-the-XUAR-III.-Gene-A.-Bunin.pdf .

73 plummeted by between 50 and 80 percent: Li Xiaoxia, “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 Analysis Report on Population Changes in Xinjiang,” Xinjia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21, http://archive.is/O1vOg ; Sigal Samuel, “China’s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s, in 4 Disturbing Charts,” Vox, March 10, 2021,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2311356/china-uyghur-birthrate-sterilization-genocide .

74 “terrorists must be everywhere”: Darren Byler, “The Atmosphere Has Become Abnormal’: Han Chinese Views from Xinjiang,” SupChina , November 4, 2020, https://supchina.com/2020/11/04/han-chinese-views-from-xinjiang/ .

74 her relatives complained about the checkpoints: Darren Byler, “Uyghurs Are So Bad’: Chinese Dinner Table Politics in Xinjiang,” SupChina , June 3, 2020, https://supchina.com/2020/06/03/uyghurs-are-so-bad-chinese-dinner-table-politics-in-xinjiang/ .

75 what it meant to be a good citizen Darren Byler, “China’s Government Has Ordered a Million Citizens to Occupy Uighur Homes. Here’s What They Think They’re Doing,” ChinaFile , October 24, 2018, 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postcard/million-citizens-occupy-uighur-homes-xinjiang .

76 From the razor wire and automatic weapons: For more o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camp systems, see Andrea Pitzer, 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7.

76 normalizing relationships of domination in more and more intimate ways: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77 the internal directives from the head of security: Zhu Hailun,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Standardizing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s Work,” Autonomous Region State Organ Telegram: New Party Politics and Law, No. 419, 2017,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558510-China-Cables-Telegram-English.html#text/p1 .

79 the command center of a “smart camp” system: “大华专业行业智慧营区方案 Dahua Professional Industry Smart Camp Project,” Dahua Technology Co., Ltd., https://archive.fo/cmqVs ; “航天华拓实力助攻新疆某营区信息化建设 Aerospace Huatuo’s Strength Assists in the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a Camp in Xinjiang,” Aerospace Huatuo Technology Co., Ltd. Oct. 2019, https://archive.fo/EO1ix .

79 “perfect peripheral isolation”: Zhu Hailun,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Standardizing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s Work.”

79 “be defended like a prison”: Ben Dooley, “Inside China’s Internment Camps,” AFP , October 25, 2018, https://www.afp.com/en/inside-chinas-internment-camps-tear-gas-tasers-and-textbooks .

79 “emotion or affect recognition”: “来邦监仓可视对讲系统在新疆七所监狱中标！ The Video Intercom System of LonBon Won the Bid in Seven Prisons in Xinjiang!” LonBon, November 21, 2017, http://archive.fo/571tE .

80 “eliminate the ideological problems of prisoners”: “智慧监狱系统开发解决方案，新疆智慧监所可视化系统平台建设 The smart prison system development solu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visualization platform of the Xinjiang Smart Prison,” Yuanzhong Ruiwu, April 13, 2021, https://archive.fo/pSgA0 . For more on the use of affect recognition in Xinjiang detention facilities, see, Jane Wakefield, “AI emotion-detection software tested on Uyghurs,” BBC, May 26, 2021,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7101248 .

81 threat of being labeled “two faced”: Memtimin Ala, “Turn in the Two-Faced: The Plight of Uyghur Intellectuals,” Diplomat , October 12,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0/turn-in-the-two-faced-the-plight-of-uyghur-intellectuals/ .

82 “Look, a Negro!”: 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Grove Press, 1967).

83 to remain forever stuck in forms of mimicry: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2012).

CHAPTER FOUR

91 “as cart-drivers do”: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 p. 67.

92 “because you are not humans”: “Ihr seid keine Menschen,” Die Zeit , 2019, https://ww

w.zeit.de/2019/32/zwangslager-xinjiang-muslimechina-zeugen-menschenrechte/seite-2 .

92 rats that needed to be chased and "beaten down": "习近平: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Xi Jinping: Turn the Violent Terrorists into, "Rats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 While Everyone Beats Them Down," Xinhua News , April 26, 2014, https://archive.fo/JJ2LQ .

93 "I only thought about food": Die Zeit , 2019.

97 the smell of the hundreds of detainees he helped to round up each day: "信阳市看守所开展'学习十九大 弘扬援疆精神'专题活动 Xinyang City Detention Center Launches the Special Activity of 'Learning from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Aid Xinjiang," Xinyang City Detention Center, December 23, 2017, https://archive.vn/Etdjz .

97 a converted nursing home: "Shihu Facility #6," Xinjiang Data Project, 2021, https://xjdp.aspi.org.au/map/?marker=3541 .

99 so that they could hide any other "abnormal deaths": Zhu Hailun, "Opin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and Standardizing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s Work."

100 as many as 70 percent of children: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8). See also Adrian Zenz, "Break Their Roots: Evidence for China's Parent-Child Separation Campaign in Xinjiang,"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7, no. 7 (July 4, 2019), https://www.jpolrisk.com/break-their-roots-evidence-for-chinas-parent-child-separation-campaign-in-xinjiang/ .

102 "the problem of the remote future has grown pale": 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 p. 36.

CHAPTER FIVE

104 shared some religious videos: Ben Mauk, "Inside China's Prison State," New Yorker , February 2021,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reporter-at-large/china-xinjiang-prison-state-uighur-detention-camps-prisoner-testimony .

108 fifteen months of horrific abuse: Erkin Azat, "Gulzira Auelkhan's Records in a Chinese Concentration Camp: 'I Worry About the Lives of Those Eight Who Have Not Signed a Contract in the Factory," Medium , March 4, 2019, medium.com/@erkinazat2018/gulzira-auelkhan-s-records-in-a-chinese-concentration-camp-i-worry-about-the-lives-of-those-c18a2038a5a2 .

109 had not actually committed a crime: United Nations, 2019.

109 Wang Xinghua: “州直纺织服装产业敲开群众‘就业门’ The State Direct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Knocks on ‘Employment Door’ of the Masses,” Ili Television, December 4, 2018, archive.md/KSe5r .

110 fewer than two hundred employees: “Lixian Huawei Gloves Factory,” Alibaba, 201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211094113/huaweiglove.en.alibaba.com/company_profile.html?spm=a2700.icbuShop.conu5cff17.1.4af811a5izQHdr .

110 4 percent of new factory’s sales volume was subsidized: “关于进一步完善自治区纺织服装产业政策的通知 Notice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Policy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pril 6, 2018, archive.fo/ZBsk8 .

110 a “carrier” of economic stability: “自治区经济结构稳中有活发展良好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Is Stable, Alive and Well Developed,” Xinjia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 December 2018, web.archive.org/web/20190520143306/http:/www.xjdrc.gov.cn/info/992323516.htm .

110 source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its cotton: “Provincial Data Shows China’s Shifting Agricultural Trends,” Gro Intelligence, March 6, 2019, gro-intelligence.com/insights/articles/provincial-data-shows-chinas-shifting-agricultural-trends .

111 more than a million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jobs: Dominique Patton, “Xinjiang Cotton at Crossroads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Reuters, January 12, 2016, 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cotton-insight-idUSKCN0UQ00320160112 .

111 one in every eleven: “Wages and Working Hours in the Textiles, Clothing, Leather and Footwear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 2014,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00463.pdf .

112 a sign of untrustworthiness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Cin’in Yeni Planlarinin Yazili Emri Ifsa Oldu Written Order of China’s New Plans Revealed,” Turkistan Press, July 23, 2018, turkistanpress.com/page/cin-39-in-yeni-planlarinin-yazili-emri-ifsa-oldu/247 ; “Learning and Identifying 75 Religious Extreme Activities in Parts of Xinjiang,”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7, Translated by Darren Byler, https://xinjiang.sppga.ubc.ca/policy-documents/government-sources/online-sources/identifying-religious-extremism/ .

113 1,800 others were sent to work: “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产业工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Zone’ of Yining County: Happiness Comes from Struggle!” Yining Zero Distance Yining, 2017, archive.md/Cv6w5-selection-23.14-31.7.

113 only sew thirteen pairs: Nathan Vanderklippe, “I Felt like a Slave’: Inside China’s Complex System of Incarceration and Control of Minorities,” Globe and Mail , March 31, 2

018, 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i-felt-like-a-slave-inside-chinas-complex-system-of-incarceration .

113 “it was like slavery”: “Gulzira Aeulkhan,” 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 2019, shahit.biz/eng/viewentry.php?entryno=1723 .

115 “watched at night by an official”: Nathan Vanderklippe, “I Felt Like a Slave.”

115 “earning 300 yuan in total”: Die Zeit , 2019.

115 100,000 detainees were scheduled to move to work: “关于印发《喀什地区困难群体就业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Notice on Issuing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Employment Training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Kashgar,” Kashgar Regional Office, August 10, 2018, 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 .

115 drawn from a population of around 45,000 total Muslims: “2019年12月20号沙湾新闻 Shawan News for December 20, 2019,” Shawan News , December 20, 2019, http://archive.fo/O8J0T .

117 between $1.50 and $24.00 per pair: Alibaba, 2019.

117 “took off their grass shoes”: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Zone’ of Yining County: Happiness Comes from Struggle!”

117 did not even pause to look up: “The State Direct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Knocks on ‘Employment Door’ of the Masses.”

119 threatened Gulzira in order to get her to sign: Gene Bunin, “Detainees Are Trickling Out of the Camps,” Foreign Policy , January 18, 2019, foreignpolicy.com/2019/01/18/detainees-are-trickling-out-of-xinjiangs-camps .

120 “whose coercion was maximal”: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89), p. 41.

121 the “gray zone”: 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

CONCLUSION

123 face recognition dataset: “People Who Downloaded the MegaFace Face Recognition Dataset via FOIA Relea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o dat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g_Lg8OfqloNtnyYaLyxAzYHEKYSJh1i3w5o0O1PCvY/edit#gid=0 ; “UW CSE’s MegaFace Challenge Shows Bigger Is Better for Facial Recognition,” Paul G. Alle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une 23, 2016, https://news.cs.washingto

n.edu/2016/06/23/uw-cses-megaface-challenge-shows-bigger-is-better-for-facial-recognition/ .

123 –24 automated tools for ecommerce: “—文读懂人脸识别技术 One Article to Understa nd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VIC Web, June 25, 2019, https://archive.fo/kI1Nw#sele ction-649.353-649.365 .

124 “in-depth partnerships”: “人工智能成城市发展新动能旷视科技Face++助力多地构建‘城市大脑’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Me gvii Technology Face + + helps build ‘urban brains’ in many places,” Xinhua , December 21, 2017, http://archive.fo/msIhN .

124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database: “Alibaba-backed AI Startup Megvii Weighing IPO This Year: Sources,” Business Times ,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 /garage/news/alibaba-backed-ai-startup-megvii-weighing-ipo-this-year-sources .

124 Kai-Fu Lee used his own venture capital firm: Aron Chen, “Venture Capital Big Shot’ s Remark on Ant and Megvii Sharing Data Sparks Public Concern,” Pingwest, September 18, 2020, https://en.pingwest.com/a/7770 .

124 Lee helped to broker an investment: “One Article to Understand Face Recognition Te chnology.”

124 Taobao ecommerce platform: “One Article to Understand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 y.”

124 a relationship that they would later deny: Aron Chen, “Venture Capital Big Shot’s Re mark on Ant and Megvii Sharing Data Sparks Public Concern.”

124 Jue Wang: “Jue Wang, PhD,” no date, https://www.juew.org/ .

124 Megvii Research USA: “Megvii,” no date, https://www.yellowpages.com/redmond-wa/mi p/megvii-540945646 .

125 other young computer scientists: “Xue Bai,” no dat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xueb ai/home .

125 the lack of fruit in the break room: “Megvii,” Glassdoor, no date, https://www.glassdo or.com/ReviewsMegvii-Reviews-E976241_P2.htm .

125 “It was Silicon Valley”: Xiaowei Wang, Blockchain Chicken Farm , 2020, FSG Origi nals x Logic, 2020, p. 157.

125 “cradle of Chine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极智探索创见未来——写在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之际 Exploring Extreme Intelligence to Create a Future—Written on the 20th An

niversary of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November 5, 2018, https://www.msra.cn/zh-cn/news/executivebylines/msra-20th-anniversary .

125 nearly all major US tech firms: Ken Glueck, "The Intercept's Latest…Not Even Sure Where to Start," Oracle News Connect , April 27, 2021, https://www.oracle.com/news/announcement/blog/the-intercepts-latest-2001-04-27/ .

126 first it collaborated with Alibaba: "人工智能肉搏战：商汤和旷视们的商业化征途Hand-to-hand Comba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Journey of SenseTime and Megvii," 36 Krypton, April 8, 2018, https://36kr.com/p/1722417102849 .

126 Megvii hired a director of the military contractor: "17 年资历的安防老兵，在旷视Face++的所闻所感 A 17-year Security Veteran on What He Hears and Feels About Megvii's Face++," Leiphone, November 24, 2017, https://www.Twclkbnm6iQ.html .

126 "counter-terrorism" business: "用人工智能协助新疆长治久安旷视(Face++)亮相第四届亚欧 安博会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ssist Xinjiang's Long-term Peace and Security (Face+ +) Debut at the 4th Asia-Europe Security Expo," China Net , August 25, 2017, https://archive.fo/2AGKH#selection-315.59-315.114 .

126 "public security makes profit": Glassdoor, no date.

127 "everyone seemed to be ten years younger": "旷视(Face++)孙剑：创业公司里的研究之美 Megvii's Face++ Sun Jian: The Beauty of Research in Startups," Heart of the Machine, January 11, 2017, https://archive.fo/CA6kN .

128 on the one-month anniversary: Kilic Bugra Kanat, "War on Terror' as a Diversionary Strategy: Personifying Minorities as Terror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32, no. 4 (2012), pp. 507–527.

128 revised the past history: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Cannot Get Away with Impunity," Information Office of State Council, January 21, 2002, http://china.org.cn/english/2002/Jan/25582.htm .

129 added the phantom, Pakistan-based East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Chien-peng Chung, "China's 'War on Terror': September 11 and Uighur Separatism," Foreign Affairs , September 1, 2002, https://t.co/RgDhpnVkFS?amp=1 ; Sean Roberts, 2020.

129 all of them Uyghur: "Terror List with Links to al-Qaeda Unveiled," China Daily , December 16, 20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31217110119/ http://chinadaily.com.cn/en/doc/2003-12/16/content_290658.htm .

129 the Uyghurs were "terrified": Darren Byler, "Terrifying Uyghurs," Living Otherwise ,

December 17, 2015, https://t.co/GMVBRusuS6?amp=1 .

129 racialized “bad Muslim” slot: David Brophy, “Good and Bad Muslims in Xinjiang.” Made in China., July 9, 2019.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07/09/good-and-bad-muslims-in-xinjiang/ .

129 any activity by ethnoracial others: Emily Yeh, “On Terror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am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line , April 8, 2012,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on-terrorism-and-the-politics-of-naming .

129 an official technical support unit: Despite multiple sources confirming their role as support unit, Megvii now denies these claims. See Danielle Cave et al., “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2019, 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company/megvii .

129 “thousands of illegal fugitives were arrested”: Xinhua , 2017.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counter-terrorism” refers almost exclusively to policing of Uyghurs and other ethno-racial minorities. See Ryan Mac et al., “US Universities and Retirees Are Funding the Technology Behind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Buzzfeed , June 5, 2019,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ryanmac/us-money-funding-facial-recognition-sensetime-megvii ; in a statement communicated through Ginny Wilmerding, a former partner at Brunswick Group, Megvii stated that it has not developed “any solutions targeting specific ethnic groups.”

130 “just provide the government the technology”: Rob Schmitz, “Facial Recognition in China Is Big Business as Local Governments Boost Surveillance,” NPR, April 3, 2018,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8/04/03/598012923/facial-recognition-in-china-is-big-business-as-local-governments-boost-surveilla .

130 “networks of 50,000 to 100,000 surveillance cameras”: Kai Strittmatter, We Have Been Harmonized (Old Street Publishing, 2019), p. 170.

130 “we perceive information such as your identity”: “旷视Face++出席AI领域年度盛会：用AI构建「五度」城市感知 Megvii’s Face + + Attends an Annual Event in the AI Field: Using AI to Build ‘Five Degrees’ of City Perception,” Technology Express , March 2018, http://archive.fo/dJwtw .

130 Megvii spokespeople later claimed were not true: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2020.

131 “acting contrary to the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ddi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October 9, 2019, https://s3.amazonaws.com/public-inspection.federalregister.gov/2019-22210.pdf

131 When I published a report: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2020.

131 made less than $2 million in Xinjiang: “US Blacklist is Not Stopping Megvii from S eeking a Hong Kong IPO,” Al Jazeera, November 19,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ajim pact/blacklist-stopping-megvii-seeking-hong-kong-ipo-191119185927551.html .

132 “76 fugitives had been captured”: “A 17-year Security Veteran on What He Hears an d Feels About Megvii’s Face++.”

132 an “Uyghur alarm” tool: “Huawei / Megvii Uyghur Alarms,” IPVM, December 8, 202 0, https://ipvm.com/reports/huawei-megvii-uygur .

132 1,500 heat-mapping camera systems: Krystal Hu and Jeffrey Dastin, “Exclusive: Amaz on Turns to Chinese Firm on U.S. Blacklist to Meet Thermal Camera Needs,” Reuters, A pril 29,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amazon-com-cameras/exclu sive-amazon-turns-to-chinese-firm-on-u-s-blacklist-to-meet-thermal-camera-needs-idUSKBN22B 1AL .

133 more than 180 countries: Kirsty Needham, “Special Report: COVID Opens New Door s for China’s Gene Giant,” Reuters, August 5,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 h-coronavirus-bgi-specialreport/special-report-covid-opens-new-doors-for-chinas-gene-giant-idUS KCN2511CE .

133 bought $1.2 million worth of tests: “CEO Tyler Nottberg Teams Up with Local Busin ess Leaders to Buy 50,000 COVID-19 Test Kits,” US Engineering , March 25, 2020, http s://www.usengineering.com/2020/03/ceo-tyler-nottberg-teams-up-with-local-business-leaders-to-b uy-50000-covid-19-test-kits/ ; “BGI Helps Kansas City Community Scale Up COVID-19 Te sting,” BGI, March 30, 2020, https://www.bgi.com/us/company/news/bgi-helps-kansas-city-co mmunity-scale-up-covid-19-testing/ .

133 Megvii also capitalized: “Private Eye: Megvii Exec on Power of AI Amid Pandemic,” China Daily,May 28, 2020,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05/28/WS5eceec41a310a8b 241158f2c.html .

133 airports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un Ye, “Chinese Tech Comp anies Rise to COVID-19 Challenge,” CGTN, August 29,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 2020-08-29/Chinese-tech-companies-rise-to-COVID-19-challenge-TlBXFQzrTW/index.html .

133 “humanitarian experimentation”: Sanjana Varghese, “Borders Everywhere,” Real Life M agazine , August 12, 2020, https://reallifemag.com/borders-everywhere/ .

133 Amazon’s own role: Drew Harwell, “Oregon Became a Testing Ground for Amazon’s Facial-recognition Policing. But What if Rekognition Gets It Wrong?” Washington Post , April 3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19/04/30/amazons-facial-recogn ition-technology-is-supercharging-local-police/ .

133 “behind Manchester stands Mississippi”: Jason W. Moore, “The Capitalocene Part II: Accumulation by Appropriation and the Centrality of Unpaid Work /Ener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 2017.

134 making clear that they work: Cai Yineng, “On China’s ‘Color Codes’ and Life After COVID-19,” Sixth Tone , April 9, 2020,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5452/on-chinas-color-codes-and-life-after-covid-19 .

134 democratic states like New Zealand and Canada: Konstantin Richter, “How New Zealand Beat the Coronavirus,” Politico , May 14,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kiwis-vs-coronavirus-new-zealand-covid19-restrictions-rules/ ; Ian Bremmer, “The Best Global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1 Year Later,” Time , February 23, 2021, https://time.com/5851633/best-global-responses-covid-19/ .

134 surveillance systems support systemic racism: Angelique Carson, “Surveillance as a tool for racism,” TechCrunch , April 25, 2016, https://techcrunch.com/2016/04/25/surveillance-as-a-tool-for-racism/ .

135 algorithms to detect racial phenotypes: Parmy Olson, “The Quiet Growth of Race Detection Software Sparks Concerns Over Bias,”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14,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quiet-growth-of-race-detection-software-sparks-concerns-over-bias-11597378154 .